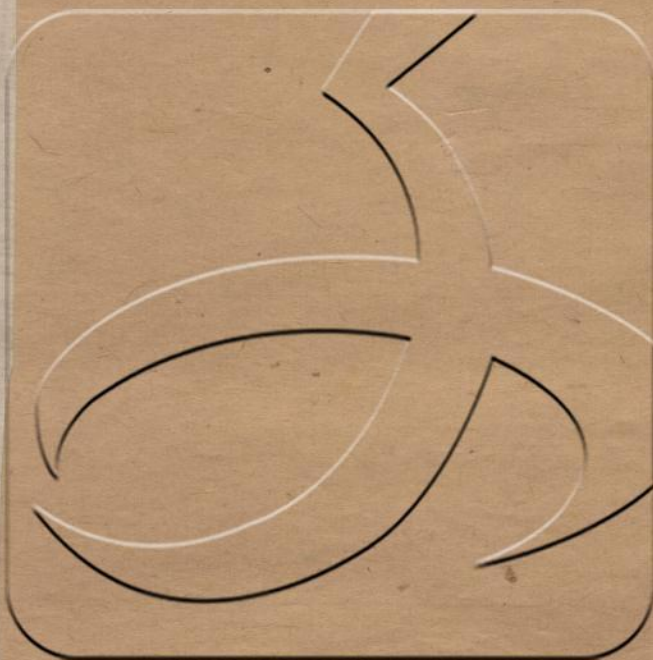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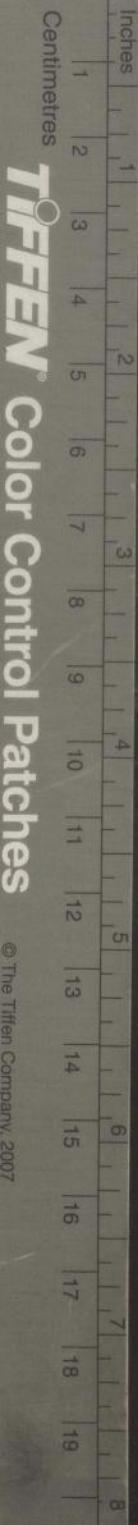


從野堂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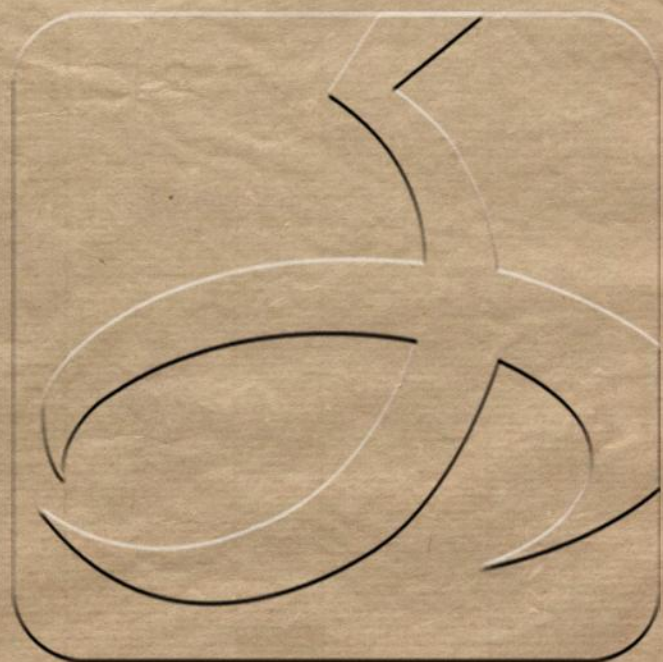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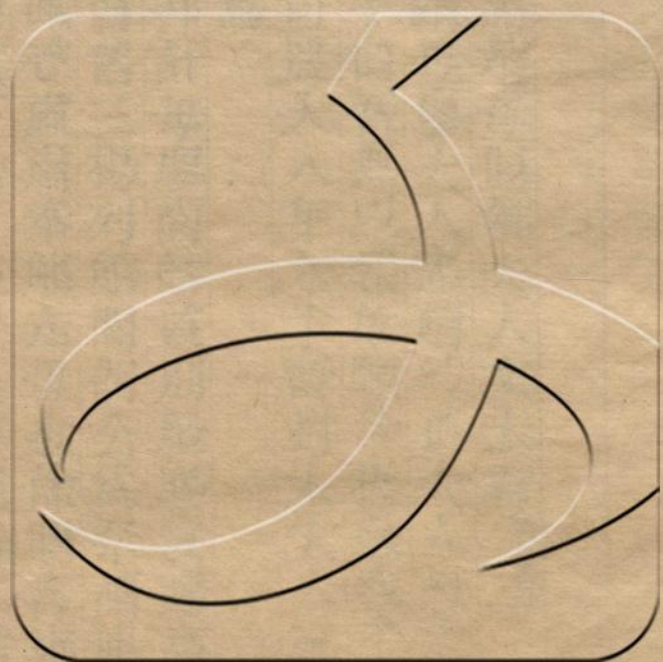


97.451  
5339  
345

45









從野堂存稿卷七

詩

五言古

賦得夏忠靖母似姚夫人文太君

有序

夏忠靖母廖夫人忠靖幼孤夫人教之嚴而愛事姑甚謹姑病

執其手曰吾無以報汝願汝壽過我子孫事汝如汝事我忠靖

拜大司農夫人年八十晉封太夫人三楊及胡祭酒諸公皆升

堂拜焉

忠靖掌邦計母廖尚皓首別殿賜宴歸高堂介眉壽是時長陵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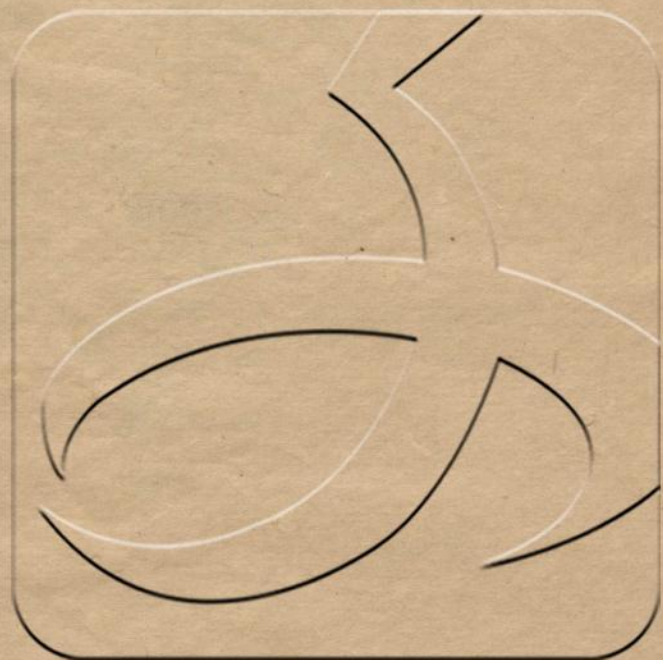
羣公並耆舊三楊列館閣胡公為祭酒連鑣登母堂卻行拜階右

鏘鏘委佩聲肅肅奉觴走母也徐曾言雍容三爵後上云主恩深

報稱莫相負下云計臣勞提挈視吾友嗟此良宴會明時信非偶

誰與矢德音乃在一寡婦養姑泣下泉持家敝箕帚尚書信卿才

訓迪自黃口蟲魚箋獨勞鈞軸教已久由來孤貧兒往往踐台斗





初冬卽事

游子畏朔風九月吹寒屋御溝隄上柳蕭蕭黃葉禿  
陰塵走平陸忽傳新甲子預報春風燠鳳曆頒銅署  
明朝徧九牧初驚淑氣回翻覺流光速何以答堯天  
無廢大官祿

寄韓正堂

二鳥集上林相顧驚羽翰朝棲瓊樹巔夕飲瑤池畔  
一鳥忽不戢偶中金丸彈一鳥失其雛惻惻訴悲惋  
飄蕩各西東慘澹玄雲變離合豈有常物理自難算  
雄飛與雌伏受質由來判自我謝巢窠戢影尋沙岸  
願君整逸翮乘時返霄漢願君愛光儀風雨無凌亂  
一振朝陽鳴鸚音自紛散

瞻曾太翁遺像有述二首

高雲年兄乃翁

有美曾太翁抗義兼敦信流俗多疲靡翁也石鄰鄰  
天道豈無親申錫在賢角憐愛固情深夏楚威自振  
榮華亦等閒詩書勿可擯之子生無忝烏奕起塵埃  
南宮屬冠冕北門領翹材歎息翁彌留

小宛日徘徊披圖儼然在皋魚孔哀哀何限人子情  
白華與南陔解石帆給諫屬書家冊

有美海陵彥後先負勁節高躡曾城霞倒挽長河雪  
誰不媚時賢吾恥與同列諫書天下聞世顯忠逾揭  
後起正多賢元愷綬爭結毘陵舟次晤別薛純臺僕少

蘭芳挺喬秀蚪姿媚高岑自非風霞集誰思儔侶尋  
彼美河東子黯約抱孤襟一乘驄馬出蜀道行駸駸  
妖氛起邛夔玉壘生重陰誓眾堅城守發號執田禽  
功成賞更薄去住盼園林乃知補浴手智勇惟深沈  
我行屆歲盡雨雪正狂侵憂時三歎息河漢渺知音  
願將磊砢骨持以勸朝簪

七言古

讀陸宣公奏議有感

建中皇帝奉天急行在詔書人人泣鐘簾不移師  
武臣誰知陸九詞頭立推誠布公說未行咫尺不見  
燭竈明白衣太尉怒投券倉



皇六飛山南城涕泣梁洋求內相趁起爰立咸陽京瓊林大盈空  
舊額月奉日進需索迫延齡作相未裂麻忠州別駕罷賓客嗚呼  
饒州量移心咄嗟不轉忠州石君不見中山壺飧萬古悲讀公奏  
議如其悲中山奉天竟何別令人悲昔徒爾爲  
初冬念邊戍

霜花乍拂疑刁斗胡馬嘶風踞荒阜犬羊成羣毳幙蕃獵圍野火  
連天勦中宵擊柝傍孤城帶甲橫戈鐵蒙首月色淒迷塞草枯雁  
聲嘹唳爭尋偶此時蕭瑟實堪悲誰憐久戍衣偏垢邊臣媚虜虜  
輕心馳幣中朝掩其醜茵褥自奉厚常寸幸虜不來歡進酒一夕  
家鄉千里輕夢回又聽風聲吼傳聞聖主賜冬衣中外乾沒傷露  
肘下情未敢達吾皇從來格套相蒙久妄意狼煙絕塞空有道之  
世四夷守

題張封翁萬綠園

名山聽說王官谷天柱峰高插雲矗昔人隱者司空圖臥穩中條

結茅屋千載風流誰繼之萬綠園成半畝麓十畝之間桑閒閒林  
水依然濠濮間遠者二華分突兀近乃五老助追攀牀頭白墮釀  
百斛屋角黃河流半灣樂哉張翁此別圃仙巖神岳不隔武於今  
霍嶽稱天鎮在昔堯都擅地主地土萬古無消息泱泱臺荒臨子  
午何如嘯嘯隱雲深從來垂釣在河許堪誇平泉梓澤莊不數輞  
川辛夷臨登臨把盞吟詩成歡娛戲綵供醉舞戲綵蓬萊觀裏仙  
式穀仁看天賴補補天事業亦尋常漱枕巢由差可伍

華陽洞天神仙宅丹砂色奪芙蓉碧來往風塵老歲星吏隱浮沈  
甘執戟岷峨口勒循良碑洙泗經傳先聖澤蒯緱一劒氣成虹濟  
濟堂前列五龍山川不鬱文火色破浪幸得乘長風讀書中祕有  
文舉以次興者俱火攻燕邸就養驟歸去宮袍畫錦爲公御祖道  
輝煌金馬門親詞璀璨銅龍署阿翁相將阿母行壽考不忘終譽  
處



程生廷灝游余門廿年矣近來長安就余邸中甚歡以其母金孺  
人聖善開七秩也忽爾言別爰賦短章以佐酌者且志勉云  
長安風沙爭撲面蛾眉自掃謝時彥賴有宿昔及門人殘燈細雨  
談無倦一日別我將南歸謂言阿母年古稀桑弧蓬矢男子事阿  
母親縫遊子衣行行再拜辭阿母母曰勸哉兒矯首澄江夫子籍  
金閨朝夕往從慎無咎生迹慈訓轉告余慚余碌碌大官精酬拜  
紛紛心所厭眼光時在架上書未敢放倒平生志古來經綸在識  
字京師如海一身藏知我者誰祇心瘁得生過從喜欲狂笑言達  
曙以爲常松窗明月今猶昔文章出處向相商送生歸去新安里  
鶴髮丹顏倚閭俟問生所得較前奢怒馬鮮衣母所恥我聞黃山  
秀可餐中有仙母滄琅玕男兒黽勉功名事錦衣兼作羽衣看

五言律

大行皇太后挽歌二首

大行辭月殿涕淚滿句陳翟輅晨興晏軒鏗夕緯淪占沙開萬曆

輟藹謝三春厚載難云報六宮寒食新

堯母從來聖蠡斯更匹周如何桐剖日正值馭歸秋天上開瓊闕

人間杵玉球最憐宮漏永雨露感深愁

五日憶江南競渡

蕤賓調玉律膏雨瀉銀河遙憶江流勝因思綵鷁多影翻鯨駭鬣

標颺錦騰波髮鬣青沙畔飛花溼綺羅

玉署槐陰二首

庭樹初成幄繖陰滿畫簷碧分青玉案涼度水晶簾帶草隨雲過

文星漏影纖瀟然發清賞可以任曦炎

北院文書靜南窗樹色新疏枝搖鳳尾密影砌龍鱗細雨遮重幕

微風透錦茵夜深絲竹響殷夢叶楓宸

懷方孟旋李長蘅諸友

塵礫堪煩惱思君緒自清別來嘯歌阻夢去旅魂驚懷古心多折  
憂時氣未平對茲不同調慚愧說多情



李貫之索贈黃梅臺

聞說黃童俊今來綰綬遲葛藤容易老君治有葛藤山雲雨未全疑水國

琴宜撫江鄉米便齋晚潮簫鼓動沙岸兩鳧隨

送門人程灝然

我已離羣久君能歲一來茶瓜談舊事水石坐新苔病骨翻然醒

愁容頓爾開且遲松際月莫聽暮潮催

途次遇雪遙憶金雙南太行

本是冰銜客偏宜帶雪行雲山無可繪馬僕亦俱清未酒頻呼盞

無茶且試烹同人何處宿此景倍關情

定州道中即事

聞說中山酒中山酒似醴浮橋題古渡劣馬慣驕嘶水急穿冰駛

鴉寒逐草棲漸看新月上多露不昏迷

入檻以下六首係嘗讀膺滂傳潜然涕不禁而今車檻裏始悟夙根深一死無餘事

三朝未報心南枝應北指視我實園陰

痛親

生來氣體弱父母倍情憐妖夢頻紛若慈顏意慘然無心逃密網

有恨負重泉赤岸松杉邈諸孫好護旃

痛弟妹

愛妹同胞篤先零二十秋剛餘異母弟禍到已彌留原上淒風緊

飛車白日收門衰應祚薄已矣復何尤

慰內

閨房偏盛德死矣愧吾妻百順承姑舅千辛吸藿藜榮華悲短促

風雨泣低迷忍死提諸子母徒歎噬臍

示兒

諸兒初了了長大竟無成世事渾如夢遺經累後生覆巢寧有卵

刈草豈畱萌幸得收吾骨還須隱姓名

慰女



五女儒生婦年來禮法王祇今逢末劫正合懺餘殃稍足無盈橐  
長貧可厭糠緹縈何處訴軟語慰而孃  
寄友

生平肝膽熱撥出在人前為友常分謗推賢必讓先我心無曲折  
人性有猴便生死交應在肯為異己憐

七言律

夢卜求賢詠

館選

風雲千古慶明良況值清朝泰運光紫禁夢回驚版築黃麻詔發  
賁礪陽非闕鼎鼐虛台軸祇為金甌重棟梁草莽幸承恩寵渥共  
瞻玉燭與天長

賦得秋聲一雁飛

浙瀝金風動碧林遙空獨雁助長吟聲寒絕塞三千里影照長安  
一片砧秦隴雲橫朝起笛瀟湘月冷夜聞琴於今聖世銷烽火北  
海應無繫帛音

瀛洲亭聽鸚

地敞蓬瀛午漏沈流鶯聲轉入磚陰若為求友鳴芳樹應是遷喬  
借上林繚繞遠隨仙樂細閒關不隔禁花深雙柑斗酒幽人意何  
似瑤池聽好音

懷蕭如城司李兼柬蔡元崗給諫感懷胡葵翁老師

亭敞臨漳草色青故人霄漢綰簪纒文章自昔歸蕭統仙氣絲來  
屬蔡經夢入桑乾霜月皎涎垂荔子露華零應憐無限南州慟好  
為吹噓涸轍餘

贈賀知忍

雲陽煙水碧粼粼咫尺華陽洞口春山擘畫圖飛翠閣袖攜香靄  
散蒼筠風流絕賽陶元亮勝事遠追賀季真更羨鳳毛開五色猶  
能奮筆觸龍鱗

贈黃太史封翁

祥光繚繞五羊城海屋珠輝曜日明三島春秋雙鳥健十洲煙月



一槎輕龍文曉護泥金簡鶴背時攜煉石鐺最喜傳經輝禁近板  
輿初御歲星精

送何武莪給諫左遷浙臬

驚君一疏叫天關聖主優容檻許攀半夜牽衣寒燕尾一朝升座  
動龍顏應知彤史標遺直仍喜我冠便觸奸九廟有靈潛受簡可  
容長去紫宸班

方孩未侈稱沙縣山水之勝余謂此真新婦配參軍也周玉繩諸  
年丈各有贈什次韻

方郎年少擅操觚爲愛名山乞領符洗馬入都人似堵令君行市  
果投車漫誇極樂神仙窟翻徙多芒熱鬧區卻笑稚川真鈍漢丹  
砂句漏計全輸

贈姜年伯

同館蘇勝兄乃  
翁建言家居

披鱗往日動星辰漢署光儀二十春本爲聖朝經石畫何妨壯歲  
乞間身文章世業鵷鸞接補敝皇猷驚驚新仕看霞觴初度日還

徵四皓上蒲輪

寄李質之內兄用杜句發端情至之言非擬議云爾

童穉情親四十年中間百緒總堪憐少因家難心幾碎壯爲浮名  
硯屢穿愧我謾稱金馬客遲君不了蠹魚緣明春早放江南棹相  
與徜徉谿水邊

寄孫紹峰

念汝當年意氣傾酒鐺詩筆劇縱橫黃金散去家何在白髮添來  
鬢幾莖宅傍渭陽餘宿草名尊吳苑失長城卻憐一片蓬瀛月夢  
落湖塘隔萬程

東阿道中

七月驅車歸路長病餘況是怯驕陽火坑歷劫何時洗水國洪濤  
未許航昨夜高唐歌入夢今朝穀嶺翠侵裳奚童報我逢生日好  
喚涼颼引一觴

袁中丞晞我出游泮圖委題以余同齒同游故也莞爾有述



翩翩數子逐芳塵，隊裏黃童是重臣。此日巾幗分柳色，幾人詞賦動楓宸。差池羽翼悲吾晚，馭駮風雲羨爾神。仗鉞功高頭未白，轉思挑達事猶新。

洪葆原年丈關政報滿還朝

錦帆簫鼓出江湄，水凍黃河驛路遲。鄉味久拋忘荔子，客情偏淡戀葦絲。聞門柳色非前日，長樂鐘聲似舊時。聞道使君廉載石，江東父老望旌麾。

贈別閩中蔡子周父

天涯相見各依依，禪榻茶甌坐翠微。作客又逢天有雁，薄游無乃劔生衣。摘來金橘龍山好，嘗到銀魚笠澤肥。已見山風催桂子，可忘騎馬問巖扉。

贈京口王別駕

津口相逢及暮霞，秋風吹水颭寒沙。鮫人貢帛輸官稅，龍女藏珠看晚衙。招隱題詩憐夜月，射堂走馬憶春花。知君爲政清如水，贏得

得中冷好潑茶

贈何越崎二首

風流爲政復誰如，山好泉聲臥閣餘。自載桃花東越米，不貪銀縷太湖魚。兒童競拜肥鄉馬，烏鵲常隨好時車。早晚定逢宣室召，袖中先有薦雄書。

一縣花開兩地明，琴聲聞暇起歌聲。冰心秋映梁鴻水，棠蔭春深庾亮城。東閣官梅動詩卷，扶風絲竹列書生。酌泉自顧清如許，不信仍題第二名。

齋中守歲

雨雨風風送短年，焚香燒燭整殘編。起居偏註陰晴事，供奉常依繡佛前。老去蛾眉應自掃，坐來螻蟻亦清懸。尚盈一掬憂時淚，永夜徬徨北斗邊。

元日大雪

幸無朝謁懶披衣，忽報璇花四野霏。西嶺攢冰銀作案，小園鋪絮



玉成圍梅因亂白真難認酒爲凝寒氣亦微聞道聖人祈上瑞今  
朝宮樹滿光輝

和姜養冲

夢溪入夢尺書遙聞說春江在畫樓山上探潮餘興往祠前摹碣  
暗魂銷觀風人遠將蘋薦懷隱秋深有桂招直北浮雲方靉黷共  
拌生事付漁樵

庚申立春日

烽火燈陽不可聞江南猶自鬪華芬裁紅剪彩閨中巧度曲徵歌  
席上醺白雪銷殘征戍淚綠煙罨靄塞邊雲今朝暫理宜春詠可  
許間隨野鶴羣

送張符禺

政成仙令自風流花裏絃歌似舊游候鶴一琴湘水韻望鳧雙鳥  
海雲浮行車遠近明星合臥閣高深甘雨秋多恐承明清切地從  
容蚤晚借前籌

冬夜過趙菴留題

荒煙漠漠鎖香臺偶爲尋僧躡身來鳥解傳經喧夕磬犬逢客至  
起寒灰參差松影簷間入滴瀝泉聲澗底開爲訂明春茶事熟手  
提簪籠到山隈

擬送袁中丞開府登萊

周宣六月出車攻仗鉞三齊節制維南國舊棠春芾日西臺列柏  
夜呼風樓船蜃結蓬萊近簫鼓龍吟島嶼空國士感知無以報還  
將揆筆紀膚功

讀何大理集有感因書冊子示大瀛郡伯

字裏猶飛六月霜繡衣眞稱漢田郎鐵船跨海殲鯨寇金穴封山  
謝虎璫柏老西臺空棘寺棠留南國尚桐鄉只今遼左誰前箸公  
有遺言在阜囊

渡漳

去年經此涉江游今日重看漳水流詞賦自慚梁苑客鼓鼙其奈



塞垣愁天中音問南來少雪裏行人北去稠誰道使旗增氣色歸時江上有眠鷗

民部劉念劬枉函并致到楊大洪手札卻寄

劉任許關

懷人秋思正難禁千里相煩寄遠音國是紛呶徵定痛

移宮事言者不止

關門氣色掃重陰船回笠澤風初落鐘起寒山月半沈偏是使君

垂照迴蒼兼白露漫蕭森

鄧鴻臚惠菊依韻賦謝

歸來三徑沒蒿萊秋老東籬菊未開惠我新枝醒睡眼多君孤賞破時猜重陽卻負登高屐燕水何心事駿臺把盞浮英吾事了怕千風雨不留栽

五言排律

擬送福藩之國

天門開祖帳帝子鎮朱方綴輅移仙仗桐圭引繡裳山川周舊邑寶玉魯分璜鳳吹齊韶奏龍媒服上箱鶻鸞分禁衛振鷺儼班行

藹藹皇郊送祁祁帝澤長舳艫千里盛旌旆九衢光屏翰維城重無康樂未央

朱平涵前輩操舟見訪余適往郡中有阻面對寄贈

玉署推前輩明公實鉅賢文瀾迴大海霜氣肅高天自昔陪畿暇

諸生領袖專南陳齊表帥北李讓陶甄經述還醇雅條規矯薄儼

殺青哀贖史未表荒阡橫厲千秋事提衡一代權風期從坦率

月旦誤迤邐貝錦何勞織朱絲不改絃婆娑霄闕外偃蹇日華邊

婉變蒼葭闊清輝箸渚前湘靈調瑟遠子夜舞衣鮮葵藿傾常赤

松篁夢幾圓螭頭虛左席沙路望歸鞭鬢黷浮雲積蒼茫賊浪連

頻煩明主顧不受世途憐收拾餘編在從容竊取偏奸雄愁鑽斧

幽憤快磨湔允矣陽秋筆居然金鏡傳物情拌我棄吾黨未能捐

四顧寰區內何人羽翰聯問津心自苦覓侶屐爲穿遂枉翹翹乘

翻垂款款箋微才蒙接引晚契託纏絲甚愧丈人厚徒勤長者先

卑棲怯弓影匿處避狼涎行路風波惡登堂禮數愆形疏神倍密



感極涕流涓弔影江干隻回腸峴首懸猶餘千里志尚訂四方緣  
烽火遼陽急脂膏陸海煎老臣思借箸暨子且驕眠涉險思舟楫  
爲梁必梓榭廟堂求燮理巖穴首騰騫碩果知蒼眷靈光應紫躔  
未云歌鳳日曾是泣麟年

贈吳安節

夙負樞衣願遙逢獻履辰喬松方介祉晝畫暗浮春禮樂千秋遠  
衣冠奕世振素心敦薄俗赤意挽頽津攬轡雄風駛埋輪正氣伸  
臺霜寒繡斧卿月耀朱輪清濁持衡定安危借箸頻節經時益峻  
性以學而淳江漢堪誰濯淵源自有真文章垂琬琰舉動著嶙峋  
業自青緇禪忠仍白簡新隆中深歲月渭上老經綸滄海閒觀態  
冰壺澹出塵畱餘家慶迥求舊主恩中祭海爭推謝占星競奏荀  
養生形似鶴憂國鬢添銀室繪圖蓬島高歌頌大椿願將金石檝  
永永渡沈淪

送別楊遠初公祖

廬嶽鍾英特關西種德多臚傳騰晚色建禮漾春波魏闕龍章麗  
吳天豸錦過長江催擊楫瀚海沸揮戈少府敦輸輓窪邱廢作訛  
因之勤撫卹盜爾沛陽和禽網寬三面羔裘曳五紵芾棠朝有頌  
萋楚野無歌飛檄星馳急蒿心鬢欲皤舳艫開震澤羽騎候汾河  
就日階逾近凌煙像不磨誰能長借寇吾自重思何末路櫻荆棘  
深情潤薜蘿臨歧愁去住閱世幾平陂周道瞻山袞滄州狎釣蓑  
太行標駿烈野史佐編摩

七言絕句

登第後哭詔安胡葵翁老師四首

雲門石上許追陪酌酒頻呼繆襲才今日南州枯泪眼燕泥零落  
畫梁摧

星軺一日過梁谿攜手吳江芳草淒卻恨長安花滿陌等閒飛上  
故人綈

謁罷承明玉漏清鍾期流水若爲情獨憐枯冢無靈氣漫向人間



掃不平

延陵紫氣接漳臺  
季子空餘挂劍哀  
覓得星槎上銀漢  
擬將黃絹勒蒿萊

初夏署中即事四首

深柳垂絲掠燕飛  
新紅片片點苔衣  
朝來挹露披書幌  
錯落晴霞映紫薇

梧竹森森鬪碧鮮  
芸香初拂裊輕煙  
鶯聲睨睨來庭樹  
知有薰風入舜絃

朱明麗景上高槐  
翠色平鋪碧玉階  
漫捲湘簾消晝永  
涼颺若爲助吟懷

清宵雨漲鳳池流  
藹藹垂陰麥正秋  
共道來牟堪燕喜  
可無新頌出詞頭

送同館胡休仲乃翁歸越四首

三月鶯花此正繁  
布帆千里顧雍船  
桑田滄海尋常事  
看取明珠

掌上圓

玉樓天上自亭亭  
底事文章去作銘  
解道神仙原有種  
仙翁識得是遺形

歲星何事到人間  
會破人間憂喜關  
七十年來常在眼  
西湖日夜水潺潺

南去千峰間紫氛  
獨憐翁自傍孤雲  
青松長茂千年色  
好護瓊芝映錦文

送楊侗孩館兄二首  
賦就長楊動紫宸  
聞天忽爾動歸輪  
好將簪筆華清曉  
散

滿座春  
落日停雲酒一尊  
總然暫別也銷魂  
馬頭帶得延津劍  
夜夜餘光燭薊門

送孔中甫館兄二首

三載焚膏傍紫微  
偶從天子乞斑衣  
明知此去無多別  
猶自臨風



悵落暉

家近華陽小洞天  
凌虛黃鵠帶蒼煙  
清宵夢到蓬瀛月  
大隱金門亦是仙

送劉太凝館兄二首

篝燈幾度共論心  
誰遣琴操別鶴音  
君自涉江尋舊侶  
暮雲春樹總難禁  
仙郎畫錦映征車  
宮柳回看綠漸舒  
莫以尊鱸深戀戀  
濡毫且晚待相如

從野堂存稿卷七

從野堂存稿卷八

雜著

論文 計十三條

做舉業有舉業之本領卽做一題亦有一題之本領看文必先看文之本領如夫婦之不肖題其本領何在不要說不肖不好了更不要黏講肖字一句如太質文所謂肖仁智勇肖位育等字也不要做了幾句不肖後又用一轉若用轉便是可以與能了大兒曾見我做孩提之童句中用一轉前作多模擬此篇不知我是文轉不是轉題我文只模寫孩提之童光景並不曾做雖孩提之童然有個良知在到底只說童昏也歟哉益無不知愛之意已在孩提之童要隱隱躍躍於口角之間不要顯露不要有轉痕耳汝等看文只看句語不看大意如何如何今只看袁思明夫婦之愚文正與我主意相合他何等玲瓏何等體貼也久而敬之題要在久敬上討出滋味來看王餘量文便是汝等頂門一鍼也平日看文粗



心浮氣不曾以文對題以我對文逐一磨勘過來只如試官吃酒亂塗人文一般如何長進汝今在裏面做過此題要做敬字無敬字做出來要做久字無久字做出來今日出來看他文便覺他好了汝輩不可輕忽人文字我極惡白不會做動說人低品惡道者文字有輕淺之淺有浮淺之淺輕淺之淺從深心大力中微微挑出題情與文情縈洄可掬此最上乘也浮淺之淺則以粗率之氣抹倒題情即自家文思亦混帳瞞裏不曾刻剔出來而專靠一種襯簞浮詞隨手應搭只如此做到十數篇便壞了手段吾人只此一點靈心提之則尋向上去不提則墮坑落堑不可不省也

舉業書不多幾部另整出在案經書文字該看者央人集看不該看者度之高閣案上不可多君胸中不可少書

文字以清空不染為主雖連篇藻繪原自清空所謂清者神清脈清筆清氣清也清則脫脫則活尺幅之內縱橫瀟灑無所不可矣文有次第節奏又有骨肉配合不精心體帖以調劑其間安能使

文理秩然耶吾言非妄從容味之不可忽略吾言將我一片苦心竟無所屬付也

時文不煨煉終不得出頭

時文全要緊湊中鬪巧不得此法做不成家

文之貴議論意見固也然以尺幅之內寫出胸中開天闢地本事須以巧心妙手於一字一句內微轉波濤使讀之者躍然心開則

妙矣如用冗長議論如論策者然非惟不成家必不入彀我前日論沽之哉題說待價正所以為善沽此是做文想頭汝認差了將我此句話做題目句句重在沽之哉如此則題目反淺矣所以斲輪之巧父不得喻之子也固是不善領會又下筆迂緩用句荒疏如水跌泥愈跌愈激又如膏黏漆愈黏愈結二病人於膏盲不治將深且奈之何

入彀之文只是七篇一律自首至尾無一疏漏不知費多少鑪錘思之思之



人之心靈一日換一日逐科文字一日新一日試官看文決不棄新而收舊

小試之文略與大場中不同須得觸指尖新意新則調自尖到處絢爛意見橫出議論層疊使觀之者一驚一喜雖有出入小疵且疑且駭而不敢棄置矣汝等只要於未考時收心靜坐打入時局開出心花入場便無疑懼不然心粗氣浮未有不為退轉者也切勿信人鄙誚考官之說文字先要認題有題眼有題面有題神汝輩先不認題面安問題眼況於題神乎看文字不得其用意處雖日看百篇也無用處至於遇考只寫得平日胸中之所得胸中有一毫粗浮一毫滯澀無不見之於卷中汝輩粗心浮氣毫不沈思又不肯用實學只將平日眼前所見浮調依稀影響點綴成文細按之皆無一字相關也今且無論汝輩進步卽我二十餘年苦心濫有舉業虛名於世遇有識者見汝輩文無家數無傳授至此非其父業已荒卽其不畱

心教子者也并我浮名且為汝貶損矣真可歎可笑之甚也舉業文章先要本領次要生氣有本領者尚不可無生氣況本領全無乎人生二十三歲不肯用力上進烏乎用其力哉我做秀才考一次惟恐落人後廿四歲至廿七歲宗師連考二等猶以為恥今日不成進士日夜有舉業在心以為忍死必圖一捷此卽論語上死而後已之說為仁者豈必死凡自古聖賢豪傑做一事未有不拌一死者也念之

此先太史所遺論文諸牘也先君一生精力竭於舉業用力深而成功苦故言之切而有味凡批駁虛白輩紙尾者一字一句皆嘔肝吐心頻加鞭策余兄弟聽之藐藐爾時年少氣猛心粗膽莽妄謂尋章摘句徒自疲苦握筆疾書不事組織可以得志孰知時過氣竭至今猶墮落也先君嘗誨虛白等曰舉業一事與今修行人一般撇卻閒務澄練心神如見銀山鐵壁拌命鑽入方有少分相應汝輩悠悠忽忽不肯苦思力索趁筆塗抹絕



不知文章家曲折安頓之法汝輩必墮吾箕裘也今盧白顛毛  
種種捧誦遺言痛若刺心政復何及惟望子姪輩立志礪行佩  
為韋絃以繩祖武勛哉男盧白謹識

策問

壬戌守官都下時值廣盛失陷關門震驚一時諸君子於朝會  
後共集旅邸攢眉國事長兒盧白侈口談兵聞中董見龍先生  
聽其言謂有條貫至欲具疏薦聞余力止之恐其言夸而用疏  
也設策以問

問廣盛陷而人人言守關矣識者皆云宜守關外今欲設重關築  
整堡險於何恃兵於何宿且西虜駐牧我地與我錯居界於何限  
防於何施羈縻何術制馭何方凡關外之地勢諸虜之情形談兵  
者必指諸掌矣欲禦東口必先處西虜宜直書所見以對若夫搜  
將才假事權修軍實練士膽一切制勝廟堂之說此上之操柄非  
下之方略無可勦也

示子

示諸子第一做好人第二勤讀書凡事從天理起見莫學今勢家  
子弟以鮮衣美食為事立志高遠工夫無所別用自然勤讀書則  
今日嚮上一著惟不管閒事盡之矣吾家世單寒受人侵侮吾曾  
大父及大父盡力撐持僅得自完外人見其紛紛禦侮若以為強  
力起家者而其實暗地受虧施恩不報者多矣故中衰三十餘年  
諸孫有飢寒之憂而無刑戮之累及至吾父事親孝與人忠取與  
不苟言笑不輕吾母相以內德闡門之內儼若朝典近世布衣未  
有如此之謹於幽獨者也而一生危苦半世牀褥為皇天所憐憫  
故至今日而發於我之身其所以不能早發者吾德薄耳嗟吾祖  
父起家之艱既如彼食報之遲又如此吾子弟可不念哉汝不見  
瘠鹵之地難於發生及既生之後灌溉培植遂成良田吾子弟培  
之植之自今日滅之裂之亦自今日人亦有言做官之日短做百  
姓之日長吾謂百姓亦不易做還宜趁做官時稍為料理耳可不



念哉生當季世種禍容易種福極難小宛不云乎握粟出卜自何能穀此大夫兄弟相戒以免禍之詩也而其首章曰念昔先人明發不寐有懷二人其次章曰各敬爾儀天命不又其三章曰教誨爾子式穀似之其四章曰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其末章曰如集于木如臨于谷如履薄冰每誦其詩爲之流涕願吾弟吾子日誦一編以當座右銘也我本無宦情又苦善病若體中可支姑避世金門兩年實授一職而歸若不可支卽以庶常歸隱亦今世達者自便之策也何能局促轄下兼爲子孫作牛馬哉恐子弟不亮而以我一第爲羶途趁我策名之始爲及時營業之計旣累父兄還以自累不惟自累還累子孫故言之諄諄母聽之藐藐也萬曆甲寅春正月書於長安邸舍寄諸子黏之草堂之東屏

代庶弟亦玄屬子

弟病中追思往事出涕曰吾父一生值伯氏之釗里中險人乘間交構祖喪未終而蕭牆禍起傾家辱身尚忍言哉是以晚年證犯

痿痺委身牀褥十有七載飲恨而終吾母相之於艱難困苦之秋顛倒流離之際勤勞家政以致血枯力竭肱削行蹇亦犯父證數年而終我是以兢兢謹守創完宅宇求立言君子爲母少揚臆勉襄事此素願也而今已矣天不假我以年矣嗚呼吾母以憂瘁殞其天年則生不能養矣以淚滅沈於歿世則死不能葬矣抱此大罪將以何顏見吾父母於地下也嗚呼其將付之子姓乎夫我猶弗克終而況於子姓也乎我有兩子頗露頭角我以爲寄託有人誰料家門不幸福祚淺薄乙丑之歲旻天不弔庶徵痘亡於冬庶明病故於冬天乎天乎何喪予之速而奪吾之盡也所存兩子庶績質體懦弱稟性沈滯自守有餘而開創不足吾慮其太柔而不能剛克庶尹質體剛硬稟性流動及時童牯亦可望進吾慮其太剛而不能柔克嗟嗟人心不同如其面焉弟恐績尹之有貳心也令予屬屬而再再而三無非欲使若輩敬承先業謹守遺訓繩規尺矩弗入於邪傳不云乎賤妨貴少陵長遠聞親新聞舊小加大



淫破義所謂六逆也君義臣行父慈子孝兄愛弟敬所謂六順也去順效逆所以速禍也斯言也非吾弟屬子之心乎子能以父母之心為心矣而猶有貳乎吁微斯言誰為右銘天啟丙寅仲春書於行素軒中錄之簡左以徵吾弟之孝思云

自敘

吾母先產兩兄皆痘而殤一弟又殤余故以獨子愛憐自提抱以至髻鬣撫之不啻掌珠也七歲入家塾十一歲開筆習舉業稍露頭角十四歲赴童子試縣令楚麻城劉公名字泰號鳳峒辛未進士見而賞之置一等口是子幼乃具史筆余感公知至今不忘十五試學臺不錄是年冬大父東渠公沒明年家難起其冬吾父與二伯澄灣公俱就御史臺繫外舅復菴李公亦同日繫李禍在里豪余家禍實與連云明年春復就童子試縣令詔安胡公諱士龍號葵南丁丑進士大激賞拔第一顧問左右此子何家產左右以吾父對公曰此其家當不惡何以有今日累因廉知吾父與伯冤立上書主獄者蘇州理赫

公號渭陽

吾父伯事得盡白并根究其造孽者而吾父得偁為布

衣完人矣胡公之知我千古之知而其恩吾家百世之恩也自是

府錄復第一入學第四學使者郭遠一公也諱莊陝西人戊辰時進士以庶常出

為萬曆之戊寅吾年十七矣辛巳年二十始成婚其年歲考十二

名補廩壬午錄科十四名學使者李會川公也諱時湖廣蘄水人辛未進士余

以天啟辛酉典楚闈報命還里取道蘄水公之墓木拱矣登其堂

設位拜之壬午之試應天也胡公以解首相期懸燈于署以待一

捷而弗果乙酉戊子俱以二等試應天至戊子而余之揣摩已就

南昌羅柱字公名朝國癸未進士以青浦令分考取本房第一格于主者

又弗雋明年應觀風試閱卷者兩司理雲間理李公諱楠號中石河南永城人

獨子為快士翹楚矣二公皆有非常之目余終身師事之癸亥春

以河南封差還過永城得展拜李公之堂然己丑觀風之卷實膾

炙一時至今猶為士林所誦自是余名益起五試觀風皆第一而



吾常理閔公諱廷甲號翼虛湖廣每試必沒余卷置之第一而京

口理南城張公諱時顯號新禮遇加隆公子孝廉曾相遇于公車

講通家自丙辰以後余栖遲里中再入京師不復相聞悵無從一

訊也辛酉過蕪水凭公之棺而哭之時公舉鄉賢學使者遲其報

余屬尹澹如轉屬之湖北道竟得報澹如答書云使者方代得之

督爾此其事甚奇然公不獨知吾文且念吾貧弱保持吾門戶吾

報之未盡也辛卯學使者立臺柯公諱海澄人錄第一復格于

南試吾年已三十已甲午縣試第一將就府試而吾母已病噎視

病勢日甚遂同衾被臥起視湯藥者月餘母病竟不起痛哉先是

吾父遇難之後痔血下注中虛下削遂得痿證臥牀褥者十五年

吾母手操管鑰余外持門戶父是以得安枕席及吾母之亡而吾

父朝夕靡恃余忽忽不欲生明年乙未春勉舉母殯權厝于赤岸

之阡請趙文肅公志墓丙申授館于涇里顧氏而吾父于中秋之

夕忽得便血急歸視之見神理小異不勝憂惶時學使者南昌陳

公諱子貞號懷雲庚辰進士科試得第六父懸望一捷而丁酉之二月父不起

矣連遭兩喪生氣俱盡復以是年冬舉父殯與母合窆焉請王駕

部澹生公志墓志皆未勒石入隧意俟異日贈典稍進有合志以

聞我二人之幽併勒入隧不謂逢天之譴并奪兩贈此不孝之死

不瞑目也奇禍至此人人有風水之疑吾亦不能堅持而其仍改

聽之後人矣無論其仍與改勒石不可緩也子孫念哉戊戌年已

三十七而文思轉溢發從游者日益進汪大行邦柱與盛孝廉世

才同來遊余之器如石實真賞也已亥前令胡公守青州以余文

示馮文敏文敏擊節曰此館材也可召致青社為吾家子弟師胡

公以其意來促駕于是有青州之遊館馮塾者兩月而文敏以少

宰入胡公以稅璫罷余乃罷館歸文敏為我點課極精細臨別券

我必捷明年舉應天廿一名時年已三十九矣本房西安徐公諱

求號觀我以上海令分考得余卷甚晚舉示同考陳公諱大綬進士未兩相擊節呈主考晉江黃公諱汝良號毅公大賞異時本



房首卷已定元矣故得二卷而副考長沙莊公諱天合號冲賞如之是榜多名士余亦時名中一人三師甚喜皆曰門生光座舉矣余遜謝不能當同年顧明仲雲鴻一見莫逆其古學古心余遜而推之定爲石交後朗仲沒余不勝山陽之痛至今過虞山西麓不忍入藤溪寸步有季女室其季子蓋朗仲在余有一言之盟也朗仲沒後家益窶余收季子而館之力不能爲治恆產亦吾未了之事也余諸生二十餘年鄉舉十餘年不營產業公車之費不貲家日益挫至癸丑無以治裝謀之虞山諸友得三十金以行其困苦如此倖博一第齒已五十二矣本房爲今禮書會稽錢公諱象坤號麟武進士以春秋分易二房同門二十一人余爲第二卷師題其卷曰先甲之而復乙之殊自咄咄益實錄也折卷呼余名同考皆爲公賀而主考福唐公曰此人老名場終被我收拾門下余見錢師師首述其語以爲館選機云會三十二名殿三甲五十四名格當得縣令余才拙不稱令欲改從教或曰尚有館選一途也是年八月

選得第七人同年有不得者倡爲金沙薦舉之謗而東林之目自此起矣金沙者于如菴玉立也時方爲人彈射故其人以此孽予予了不爲動且曰顧涇陽先生知我以小友進我我真東林也初試閣第二實福唐公首取移置二者暢於前議也自是四試皆第二後得第一留館中故事吳浙閩三方非一不得留也嗣後德清爲政意有所向而故抑其名以鎮外議而余名卽後不出四五忌者眈眈矣而少年昵之者并不樂余余貧不能徵逐飲食僻不能駢輜侯門主家二三少年且惡且厭余日坐鍼氈中慘慘也至乙卯五月而挺擊之事起其事有心所共知不具論瘋癲不瘋癲余不知獨以爲先廟之在東耶僕御不設一妄男子闌入如無人之境兩三老璫盡氣力抵賴天之靈宮庭無恙光廟差闕韓本用告變于上其辭曰皇爺可憐此鈔報所共傳也旨旣下部擬依違連朝不決而提牢之疏始上上爲心動猶豫不發者十餘日乃得聖諭于瘋癲之下特加奸徒二字又有奸宄叵測行徑隱微之語聖



心曉然有當於提牢之疏矣義興三疏詞嚴義正上赫然御慈盛  
置三犯于理人心帖然服大聖人之舉動也余故語人曰一卯金  
以瘋癲二字出脫亂臣賊子一卯金以首功奇貨四字抹殺忠臣  
義士此語傳而倡瘋癲者恨不割忍其腹矣而同郡某者喜釣奇  
走要門蜚詞交構所構不止余一人也而眈眈乘之以假手於其  
鄉人於是有人垣劉文炳之指摘因逐崇仁而帶及也疏語云云  
時丙辰之五月也余方擬授簡討候旨久不下而初疏猶俾癸丑  
館長不指其名余義不受辱具呈引疾懇掌院南昌劉公代題方  
待勘結而拜官之命下矣時余已移出城外而劉疏指名再及惟  
恐其行之不速亦爲人所迫也余出一揭應之云云人以爲辨而  
平歸而杜門卻掃灌園課子頗自夷猶丁巳內計忌者復修前隙  
余與虞山俱在擬議賴掌院南昌方爲保持得免後跼伏者又四  
年南昌移咨各處催久告之在家者其意專有所屬也會先廟登  
極不無利見之想而夜得一夢方竭蹶中途忽聞晏駕手中有一

白筆頭撒不可合遂擲去因痛哭伏地不能起覺而淚痕猶在面  
也其明日得報遂有鼎湖之泣異哉今上登極余以正月戒行至  
三月抵都補故官以四月到任拜官及六年而始任亦衙門所創  
見也是時遼陽陷汲汲皇皇舉朝失措而海內巖穴起廢之士  
日漸以策顧未有出身當一面者每朝會束手相歎而已閣臣被  
召者未至南昌以次相當國蒲州有隨之兩相甚和衷而意在收  
召正人日汲汲不暇羣小之不利於反正者日伺其短而思逐之  
矣然公持事過執見事稍緩亦間有不愜人意者余受公知莫能  
助也六月有楚闈之役力辭不獲舉士九十八人所得多名士聯  
捷八人錄文一序一論規楚風而憂君德良有微意餘文自余出  
者間潤色士子而一三五策皆鈔撮成之病不任也一論遂犯深  
諱禍自此種矣十二月還報則福唐初入南昌及冢宰周漢陽以  
一疏並逐而時局又一變矣初見福唐極言盡規謂南昌漢陽不  
應逐內傳不可奉公曰上所傳何敢不奉余曰吾師三朝老臣始



至之日以去就爭之必能遇其漸也若一傳而放兩大臣後不復可止矣公默然余乃白南昌用拙而體直於師實無他腸公始怫然余徐申其說色稍解蓋師疑南昌之拒其來也南昌亦自取之於是屢疏始放得旨改溫南昌自喜差存體面余不告之故也南昌去後言者不止而亦不行每歸德於余不知何人傳之嗟乎王安死而南昌逐南昌逐而勢重不可返矣福唐恃其權智可寵可愚時亦有所補救而卒不能遏其橫流豈非天哉自廣寧既失經撫之說紛紛靡定余時為母縱母躬之論福唐漸遠余矣壬戌廷試余備受卷官五月題管誥敕七月補經筵展書官十月九日轉左春坊左贊善隨以是月廿九日廷遣冊封諸藩余往河南之建德故事藩封無過五月者以秦藩之請不得於部覆故久持不下云余以十一月十六日出都門十二月至禹州成禮藩饋無所受二月還里舍栖遲者一年甲子二月還報時高邑秉銓銳意澄清執政無所關其說福唐以下多不說福唐故堅臥以持之而言路

之窺閒者起矣於是遂有江西之事及應山疏上余適過福唐湘州李公先在坐福唐曰大洪道疏亦大容易彼其人於上前時有匡正一日有飛鳥入宮上乘梯手攫之其人挽上衣不得上有小璫賜緋叱曰此非汝分雖賜不許穿其認真如此恐大洪疏行難再得此小心謹慎之人在上左右余曰誰為此說以欺老師可斬也福唐色變余先起師先送余出其語聞於應山意不勝憤福唐知而書抵李公大約如前指而澹其詞只自辯未嘗詆大洪之短應山益憤即欲發鈔余力止之福唐不知也而含怒於前語不解先是應山疏上言者嚮合福唐亦密具一揭諷上准其退歸私寓過加優渥比於大臣勳臣者然則上不失恩意下明其退讓兩道之道也揭入大拂內意福唐懼思有以自解者乃揚言此揭非出我意自我門生所迫也而流言自此起矣且謂應山之疏盡出吾手而忌者附會其說益不可解福唐歸途逢人告愬西谿罵我彼與大洪一人日夜往來正與代草之說相呼應以實其出揭非本



意之言嗟乎福唐名寬大豈真欲殺我哉不過借以自解而予遂不可解矣而借福唐以用其殺手者更慘矣蓋余謂此說可斬屬之欺老師之人則明明不指老師矣福唐豈不知之故曰借以自解也福唐於我不為不知已余自童子諸生凡有司一字之衷如前所偁者終身不忘況於登進者乎且福唐為相何至可斬而出之余口哉惡規喜諛亦太甚矣而內外之欲殺者則又以蒲州之傾心我而疑其票畱趙楊左魏我為之左右也不知蒲州之好賢護善自其天性票擬何事可容他人左右乎蒲州之作用誠遠遜他人乃休休有容古偁一个臣庶幾近之高邑素知我嚮我秉銓之後強半杜門余亦不敢數數間有薦引皆名流遺佚自其夾袋中人余第一從與耳不圖其亦以此招惡也朱烏程久棄鄉曲輸肝吾黨以七科前輩忘分下交戊午之歲操舟遠訪扇頭之贈託契良深一入朝而神情大變梁溪為高邑門生所不得之高邑者則嗛梁溪所不得之梁溪者則嗛我因巧離於福唐彼亦久負東

林之目思自解脫而示離於我也餘人論論所不論已左魏之被言也閉門閨寂余時時過慰之趙高陳楊左魏等之被逐也長班阻我勿送我曰人見逐可不送乎明知為訶者所得余弗避也南象之推有小璫到關厲聲曰此人還畱他送客遂閣不下越數日請告傳旨間住抵家而趙南星等十五人俱削籍提問追賊之旨下矣當是時吾固知其禍不止也何也代草之說深申於內而安得免宜其有今日也噫官不早移禍不待今翻移官適所以伸移宮天之成人巧矣辛壬之際應山家居見宮府可異事不勝憤惋輒推案起曰吾必請誅此奴以報先帝癸亥之出託少子於其執友御老母以行其矢志也固不專為江西事然疏之上也桐城實贊決之而示幾微於我我答非可草草去擊內者只爭呼吸耳一不中而國事隨之況今日內無承外無文襄可幾倖乎桐城默然又三日過應山方注籍心疑之疏上而逆知有今日也皆天也就逮須臾諸子皆疏劣不知吾之本末隨筆謾記都無文字粗具公



私之概而已須日久事定方出示人毋徒取滅門也余行真而未  
篤口直而多躁心慈而色厲爲文有筆而無學爲學有志而無養  
種種欠缺人所共見而不敢營私背君欺心賣友一念亦天地神  
明所共鑒也禍至於此豈非往因聞報之後了無怖戀但義不屑  
以三朝作養之軀辱於狗奴獍賊之手耳

生平道義文章肝胆之友淺深不同多海內知名而里巷親昵  
亦有學行之士不知名者俱不及述想兒輩亦知其凡也天啟  
六年丙寅三月五日書

從野堂存稿卷八

從野堂存稿後述

先太史博極羣書紬繹千古雖溽暑沍寒焚膏繼晷緝閱靡懈或  
在郵亭館舍一編自隨口吟手畫都不省他務猶以年少疲精舉  
子業未專古文詞嘗有有筆無學之歎然英風勁氣每一落筆令  
人驚聳以爲見所未曾蓋鐵石之心與風霜之筆相挾而出其大  
概也館閣試之文爲一時名公所推重先太史又以多忌少吐爲  
恨手自汰去者大半至典制之文義存詔誠意在勸勉嚴於體裁  
不肯苟徇簡存笥中者亦僅什之五六耳居恆憂先宗社念切履  
霜時以聯絡正人呼號同類爲己任故見於書牘者往往淋漓激  
切無所鯁避而二三密友往還手札當詔逮日家人惶怖付之一  
炬又軼不傳焉嗟乎此虛白之捧誦遺札爲之追恨出涕者也先  
太史精忠大節表著海內聖明旣愍而恤之矣惟易名一典已奉  
俞旨而遷延時日者何歟夫必有信友乃有貞臣自朋友誼微生  
則翕翕死則落落縱慟輪瀆酒不可謂無人求其慷慨憤激面折



廷辯者蓋亦鮮矣何怪乎異己之徒甘心黨逆而仇忠義也先太史之死於逆璫也碎首黃門暴尸城北擬於膺滂喬固亦云烈矣祇博此身後一謚少酬危節夫亦主持世道者所當深念者也茲合先太史存稿自制詞至雜著共若干卷編次如右其散失於他方者幸諸名公不靳郵寄以便續梓崇禎丁丑中秋前一日男虛白百拜謹書

從野堂存稿後述

從野堂存稿補遺

與李近復見復兩舅兄書

昌期於乙未歲爲先母卜宅兆承岳父垂念兒女一體波及於先骨許以今任家橋之墓田易地而葬之其穴地一邱係二舅私置亦慨然見許以田易田不費半辭不增纖直非篤於親誼不及此外外復有明堂及左龍近穴之地弟拘於形家言小有修補意欲併易之承先岳父亦慨然見許曰吾在任汝爲之而後成易未晚也然弟豈敢恃東牀之愛擅動外家寸土哉所以併前成易之契遂巡未交在先岳父以爲籠統一家渾忘爾我可以無契在弟以爲未了之局待吾即舅三人自爲之言之酸鼻今兩舅體先志篤親好肯遂弟之所欲爲甚善而大舅之語則云任丈自取此亦猶先岳父籠統一家渾亡爾我之意最上一乘語也雖然舅之所以處弟厚矣弟未有處也大抵人子爲親卜葬不於己地則於他人之地而所值於他人者除仇讎劫指之外約略有三其值汎常道



路之人則用倍價而沽自一倍至十倍以為常至有僻好風水與貪刻者遇即百倍千倍者有之其值汎常親知之人則用倍價而沽自一倍二倍至五倍以為極其值骨肉之親又相厚者與肺腑之交且忘形者而後有平價之沽與平價之易蓋至於平價之沽與平價之易即兄弟異居亦用此例然必彼無德色此無愧心而後先魄妥焉後嗣安焉高誼傳焉如弟與閣下是也若夫不用價不用易而挈而與之則惟君親可耳惟所哀憐窮困之親交可耳昌期雖貧不至藍縷雖賤已弛負擔豈忍貪大德貽父母辱哉若日壻受婦翁之田女分婦家之產古例有之曾不為過然饋粥與祭掃不同實贈嫁與給葬不同名儻兩舅仰推含塞之隱衷過有推予亦何必是而昌期無是望也若曰至親相好何拘形迹然相好不過終身墓田在乎百世在弟子孫猶云赤岸之分脈若舍弟來祀必曰東里之塗人易世而下子孫麤具頭面者亦何顏上祖宗邱墓乎此非吾舅內之而弟敢外之也一體者情也交易者義

也恤吾私者仁也重吾親者禮也義以輔情情乃安禮以載仁仁足術以吾舅秉禮蹈義豈不及此弟抱蓄此意久矣欲造宅面晤恐口乞辭重致嫌唐突故敢以書達儻兩舅復慨然許我乃敢以先人之遺田託陶舅翁為請不然亦願一言判之幸甚九月初十

昌期頓首

從雅正  
本錄出

上郝令尹仲興書

名敬京  
山人

本邑舉人繆昌期頓首致書邑父母楚望郝明府臺下頃者邑之三老諸生與縉紳大夫公車之士紛紛奔走院道保留父母免與計吏同行得一心治邑此二百餘年以來吾邑一奇也寒家見長里中三老呼之而不應小兒虛白純白新補諸生學博呼之而不應身在公車之末同袍呼之而不應夫三呼而三不應左右貢諛之人必有借生居奇貨於臺下者臺下必聞而訥之曰夫夫何不利於我甚也雖然凡為臺下保留者辱臺下者也不為臺下保留者忠臺下者也何以明之夫外吏三年一覲令甲森然誰敢廢之



間有出於撫按疏畱非兵則荒近年以來凡三見於吾邑矣然必連數州縣濱江海者畱則俱畱亦未聞自士民請也其自士民請而法得代奏者惟升遷之官或去非其罪者有之絕不聞行之計吏乃比歲稍登海氛亦靖兩臺卽具疏畱以何爲名徒使上官卓識者謂江陰之人知有令君不知有天子豈不侮朝廷逆綱常之甚耶卽使上官俯聽其請而臺不何忍承之其不可一也且夫創保畱之說必曰郝侯爲令仁明且廉民不可一日脫懷抱然則長安道上計吏如雲豈盡皆不仁不明不廉者耶陛下坐明堂朝方岳而盡得昏暴貪污之吏趨踰拜舞於下其仁明且廉者偃蹇不至於前是謂損國容太宰執簿記羣吏而應黜幽者待闕下應陟明者待遠方是謂辱計與其不可二也臺下公鳴其仁明且廉矣度東吳四郡一州十七縣之長誰爲昏暴貪污者不足與保畱例耶而臺下亦何忍形之夫以歐陽郡公之清望何減於臺下之威名今不保歐陽公而保臺下竊恐吳中賢士大夫有識者亦謂江

陰之人知有父母不知有公祖是非大溷清議何存其不可三也夫被人之保畱者卽以其人之賢不肖爲所保之重輕今使訟師陳道執筆草呈詞而鄉間最無賴如繆奇等爲之倡首其後各由風聞乃始慕效若爲之尾隨耳竊爲臺下羞之臺下視此輩爲何如人哉陳道久被黜逐民心快之奈何以此窺探上意夤緣求入惟臺下不加譙訶獎以溫詞而後少年無賴扼腕爭言保畱矣嗟乎堂堂天朝計吏之進退豈緣於二三訟師之手乎其不可四也三老之屬大約都是圖保約長平日皆邀臺下恩武斷鄉曲耳富家大戶保全身家自幸無事當關呼之不敢不應然富人深居簡出多出金錢倩人代行卽諸生亦然上士不行中士強行下士請行彼直利富生備值耳前者浚風雨一日一夜行二百里抵吳門今又裹糧而走宜興道矣計募召舟車之費每人一番可一金兩費四百金散之則無多合之則不少邑里蕭條那堪重費使四民蕩業室家陰耗其不可五也若諸人皆有取償於臺下之心而臺



下何以應之聞張鯁臣今日具呈聞於臺下而明日告逐其婦矣  
雖臺下之準行未必果有成心而此輩自以爲臺下之私人盛氣  
勢馮其親戚臺下胡不聞焉若使富人犯法臺下何以庇之下士  
非時請謁臺下何以謝之堅行令則反脣多行意則骹法無端致  
此紛紛其不可六也聞諸生之有名行能文章思進取者甚不義  
此舉卷簾鳴鼓之文陰相傳誦但不敢聞之街巷耳小兒虛白純  
白雖少小亦有志意前爲儕輩所讒署名院呈聞其轉請召募垂  
涕泣而告曰兒奈何以乳臭未雕之赤子爲市井優人之叔敖生  
撫之曰兒自愛兒鼎何妨質鼎此雖家人私語然天真所發不敢  
不聞於臺下今士大夫不樂署名者又慷慨而起思爲暴白矣是  
諸人本期以揚臺下之名而名不得揚本期以弭臺下之謗而謗  
不得弭臺下亦何利焉而輒聽之其不可七也臺下嘗備位禁闥  
一行謫外不覲天子之光五年於茲矣度非久當見召卽不召宜  
乘此述職之便上奏公車痛哭言吳民愁苦狀臣目擊心傷山林

川澤俱可哀痛陛下宜收回權使畱東南一脈永固邦本卽使天  
聽沈沈不可乍回而敢諫之氣猶存舊牘之非可繕在臺下非洗  
垢圖新之一會耶慮不出此反聽細人之淺謀姑爲目下瓦全之  
計左矣左矣其不可八也凡此不可之說廢臣禮失朝常掩公論  
長姦慝耗民財喪士節開僥倖招請託滋謗議失邁會上不利於  
國下不利於民中不利於臺下臺下宜自爲計耳可速出令示諸  
生無勞苦道途各回肄業以圖秋舉其始之爲首以呈稿先獻者  
枷號通衢傲於有眾臺下一舉而綱常風俗胥有賴焉是生之所  
以忠臺下者而較勝之於齊人之敬王者也臺下楚人也獨不見  
楚相之事耶其始雖有奪情之謀猶不敢興言於朝也自陳三謨  
曾士楚之保留而江陵遂肆無忌憚矣嗟乎昔陳三謨曾士楚保  
畱江陵以廢三年之喪今日諸人保留臺下以廢三年之覲無父  
無君不忠不孝同歸於禽獸而已矣當時不避誅死抗疏九闥力  
扶綱常者海內有五人而吳郡贏得其二蓋趙常熟原江陰人也



又識生於諸生中以為有松柏之操託以婚姻此其事吳下莫不聞焉今常熟竟死生不忍親見逆倫之事於吾邑亦復何心忍負之地下且生之期扶救於臺下者屢矣而屢見櫻拂始以葛巡檢算間架之事見拂既復以前張教官賣恩典之事見拂此二事者皆淺言之以嘗臺下耳微見臺下不可以正進恐復坐趙郎中失言之咎故阻抑而不敢妄發今見民風士節至此極敝延陵雖下邑古稱禮義名區豈無鬚眉男子開口吐半詞者耶故一腔熱血輒敢自灑於堂皇之下唯臺下命之昌期再頓首上

親知探問者皆至漫書數字答之

談仕途之險者動曰風波惡知其不風而波也若待風而後波則坦夷極矣何仕途之足畏哉弟今日之事風波耶抑不風之波耶旁觀自有定論然猶慮波不及波使陸地有風濤之厄諸故人其各慎之

從同治本錄出

與從子太質

尊素

太冲城歸知吾姪囊中郁然鼓篋之資已裕甚喜一喜目前足用不費料理可以安心應科一喜受人扶持則感知圖報勇氣自當百倍也傳聞姪自南京納銀果爾則游子身輕途中十分穩便更足添吾喜矣不知以何日抵京想猶及聞試若能背城一戰半月之後北書騰於南中吾之喜又何如耶家中無事姪門大小俱安蔣尊老行草此寄信我寒衣尚在人典庫中北行正未有期吾姪知之當笑癡叔自計拙耳世路缺崎輦轂尤甚慎言慎動慎交遊此癡叔自知其饒舌而不能已已者也餘不及太質賢姪解元八月初七叔期拜上

與姪懷素

恃老姪同宗之愛為數年兒乎之託幸老姪以一體視我藿食與共薦葍與安使我忘其主賓此不可望於他人也兒子辱教大者寸進小者亦知所興老姪之賜也僕之感姪深矣公車行迫不能一伸別意而反辱老姪遠送意念甚真爾時乃有非意之遭并及



伯仲遂令人恍恍不樂別後之想念更何如也竊計累善積學莫如老姪一門而造物相窘假手司衡謂之何哉念之唯有浩歎唯老姪發憤下唯一伸於來日是所願耳僕以初十抵國門途遇皆安賤體亦健是所以奉慰拳拳者至功名事付之蒼蒼耳旅中相與者但異方及異姓太質祇得一面也南鴻之便迫草數言聊當面晤恩恩捉筆百未盡餘昆玉三位俱不及月啟均此情事耳尊堂老嫂萬福兼以奉訊正月二十四日燈下上同

集古文旨十四條

蓋夫觀解牛而知養生觀舞劍而悟草書夫解牛之與養生相懸也舞劍之於草書至遠也然視之若一技焉古人殆以神遇者乎文亦有之於是述文旨

仲尼適楚出於林中見痾僕者承蜩猶撥之也仲尼曰子巧乎有道耶曰我有道也吾處身也若檝株拘吾執臂也若槁木之枝雖天地之大萬物之多而唯蜩翼之知吾不反不側不以萬物易蜩

之翼何為而不得

右言專志

匏巴鼓琴而鳥舞魚躍鄭師文聞之棄家從師襄遊柱指鉤弦三年不成章師襄曰子可以歸矣師文舍其琴歎曰文非弦之不能鉤非章之不能成文所存者不在弦所志者不在聲內不得於心外不應於器故不敢發手而動弦且小假之以觀其後無幾何復見師襄師襄曰子之琴何如師文曰得之矣請嘗試之於是當春而叩商弦以召南呂涼風忽至草木成實及秋而叩角弦以激爽鐘溫風徐迴草木發榮當夏而叩羽弦以召黃鐘霜雪交下川池暴沍及冬而叩徵弦以激蕤賓陽光熾烈堅冰立散將終命宮而總四弦則景風翔慶雲浮甘露降醴泉湧師襄乃撫心高蹈曰微矣子之彈也雖師曠之清角鄒衍之吹律無以加之彼將挾琴執管而從子之後耳

右言深造

紀渚子為周宣王養鬪雞十日而問雞可鬪已乎曰未也方虛憍而恃氣十日又問曰未也猶應嚮景十日又問曰未也猶疾視而



盛氣十日又問曰幾矣雞雖有鳴者已無變矣望之似木雞矣其德全矣異雞無敢應者反走矣右言客氣

梓慶削木為鐻鐻成見者驚猶鬼神魯侯見而問焉曰子何術以為焉對曰臣工人何術之有雖然有一焉臣將為鐻未嘗敢以耗氣也必齋以靜心齋三日而不敢懷慶嘗爵祿齋五日不敢懷非譽巧拙齋七日輒然忘吾有四肢形體也當是時也無公朝其巧專而外滑消然後入山林觀天性形軀至矣然後成見鐻然後加手焉不然則已右言養真氣

馮開之曰夫削木為鐻見鐻然後加手焉非我成鐻鐻自成也為文亦然意匠慘澹耳目盡廢忽焉興到筆縱堅冰初解久客乍歸欣暢莫喻所謂鐻成者其類是乎

紀昌學射於飛衛飛衛曰爾先學不瞬而後可言射矣紀昌歸偃臥其妻之機下以目承牽挺二年之後雖雖末倒背而不瞬也以告飛衛飛衛曰未也亞學視而後可視小如大視微如著而後告

我紀昌以麓懸蝨於牖南面而望之旬日之間浸大也三年之後如車輪焉以觀餘物皆邱山也乃以燕角之弧朔蓬之箭射之貫蝨之心而懸不絕以告飛衛飛衛高蹈拊膺曰汝得之矣右言練精

嚴君平隱於成都以卜筮為業日裁數人得百錢足自養則閉肆下簾而授老子右言澹思

伯牙學琴於成連先生三年不成成連云吾師方子春在東海中能移人情乃與伯牙俱往至蓬萊山留伯牙曰子居習之吾將迎之刺船而去旬時不返伯牙延望無人但聞海水汨沒山林宵冥愴然歎曰先生移我情矣乃援琴而歌水仙之操曲終成連回刺船迎之以還伯牙遂為天下妙矣右言移情

顧凱之嘗結構層樓以為畫所風雨炎燠之時故不操筆天和氣爽之日方為染毫登樓去梯妻子罕見右言絕囂

宋孫覲曰新第落成市聲不入耳俗軌不至門客至命坐青山當戶流水在左輒談世事便當以大白浮之使不得言也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歐陽率更行見古碑是索靖所書駐馬觀之良久而去數百步復還下馬伫立疲倦則布氈坐觀三日乃去右言摹古

宗子相曰余采藝林紉繹千古蓋史遷其至矣詩則工部余束髮而讀二書今十五年矣寒可無衣飢可無食陸可無車水可無楫而二書不可以一時廢也譬之手足耳目焉余誠何心哉怒讀之則喜愁讀之則懼困讀之則蘇悲讀之則平徐而讀之則萬慮以澄百邪以融耳目以通肺腑以清急而讀之則蘭桂倏馨雲霞倏生鳳鳥倏翔蛟龍倏鳴遠而讀之則天以之清日以之明江以之流海以之停泐泐洋洋總總鱗鱗二書何書哉余讀李獻吉書蓋次二書焉夫周則左邱明楚則屈宋漢則董賈蘇李長卿枚叔班固揚雄魏則曹劉應徐六朝則潘陸江鮑唐則太白長吉陳杜沈宋盧駱韓柳非不采厥英華而日誦之顧不若三書者時餐與餐時櫛與櫛時几與几時榻與榻寒暑風雨南北飄零未嘗一日去吾之手也

范寬居山林間常危坐終日縱目四顧以求其趣雖雪月之際必徘徊凝覽以發思慮每好畫冒雪出雲之勢

高克明多行郊野間覽山林之趣箕坐終日歸則求靜室以居沈屏思慮遊神物外景造筆下遂為遠近所許

王元美曰高克明溪山雪霽圖其飄瞥窅窅映帶深淺曲盡灞橋剡溪象態而筆力蒼古風格迥勁妙出丹青蹊逕真神物也

戴仲若春日攜雙柑斗酒人問何之答曰往聽黃鸝聲耳右三條言博趣

秦少游簡邵曰春色遂爾藹然草木魚鳥各有佳意廣陵多登臨之美臨風把盞所得故應不費

黃魯直簡李曰數日來驟煖瑞香水仙紅梅盛開明窗淨室花氣撩人似少年時都下夢也

又曰老夫懶作文但傳得東坡及少游嶺外文時一微吟清風颯然顧同味者難得耳

蜀中有杜處士好書畫所寶以百數有戴嵩牛一幅尤所愛錦囊



玉軸常以自隨一日曝書畫有一牧童見之撫掌大笑曰此鬪牛也牛鬪力在角尾專搐入兩股間今乃掉尾謬矣右言當家

茅順甫曰今夫天地之間鬼神之所以幽眇草木之所以蕃蔚  
颺颺之所以悲嘯九州之所以聲名文物四裔之所以椎髻被  
髮以及聖帝明王忠賢孝子羈臣寡婦讒夫佞幸幽人處士釋  
友仙子之異其行禮樂律曆兵革封禪天官卜筮農書稗史之  
異其術宴歌遊覽行旅蒐狩問釋譏嘲詠物賦情弔古傷今成  
敗得失之異其感彼皆各有所至而非借耳傭目所可紊亂增  
葺其間者試取司馬子長之大者論之今人讀游俠傳即欲輕  
生讀屈原賈誼傳即欲流涕讀莊周魯仲連傳即欲遺世讀李  
廣傳即欲立鬪讀石建傳即欲俯躬讀信陵平原君傳即欲好士  
若此者何哉蓋各得其物之情而肆於心故也

桓公讀書於堂上輪扁斲輪於堂下釋椎鑿而上問桓公曰敢問  
公之所讀者何言耶公曰聖人之言也曰聖人在乎公曰已死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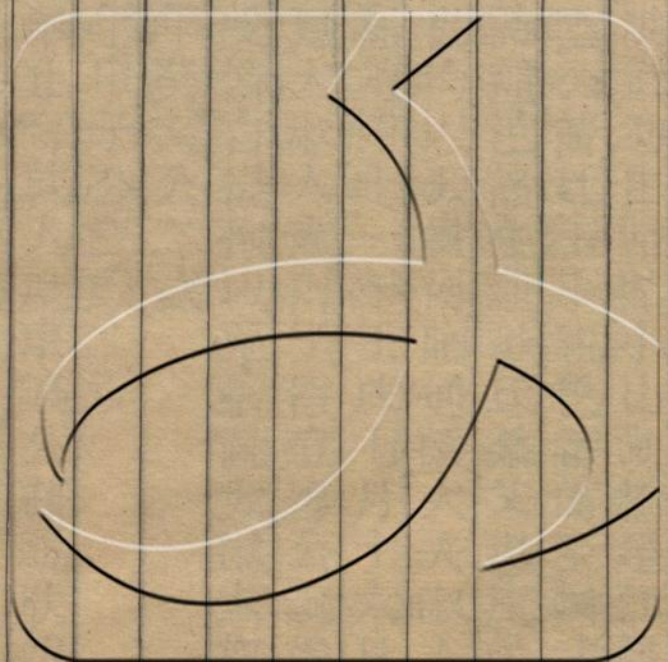
曰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魄已夫桓公曰寡人讀書輪人安  
得議乎有說則可無說則死輪扁曰臣也以臣之事觀之斲輪徐  
則甘而不固疾則苦而不入不徐不疾得之於手而應於心口不  
能言有數存焉於其間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  
於臣是以行年七十而老斲輪古之人與其不可傳也死矣然則  
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魄已夫右言化境

蘇子瞻曰眉山道士張易簡教小學常百人予幼時亦與焉居  
天慶觀北極院予蓋從之三年謫居海南一日夢至其處見張  
道士如平昔汎治庭宇若有所待者曰老先生且至其徒有誦  
老子者曰玄之又玄眾妙之門予曰妙一而已容有眾乎道士  
笑曰一已陋矣何妙之有若審妙也雖眾可也因指灑水薙草  
者曰是各一妙也予復視之則二人者手若風雨而步中規矩  
蓋煥然霧除霍然雲消予驚歎曰妙蓋在此乎庖丁之理解郢  
人之鼻斲信矣二人者釋用上曰子未覩真妙庖郢非其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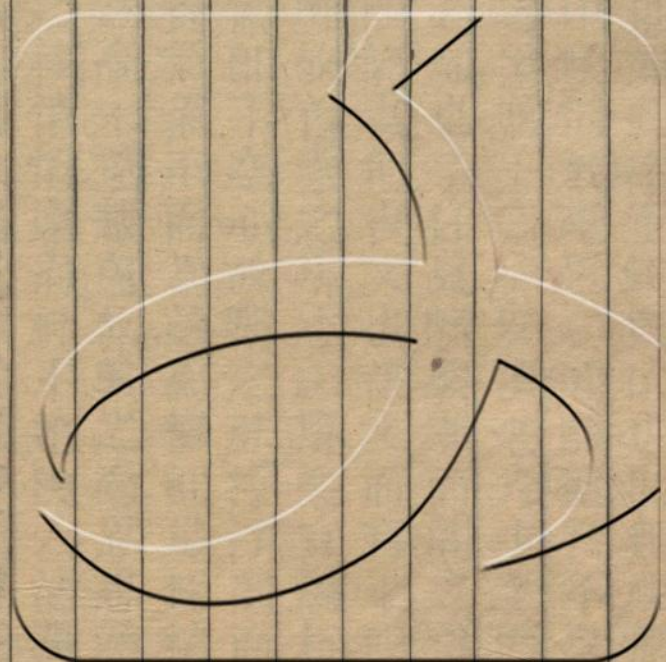
也是技與道相半習與空相會非無挾而徑造者也子亦見夫  
蜩與雞乎夫蜩登木而號不知止也夫雞俯首而啄不知仰也  
其固也如此然至蛻與伏也則無視無聽無飢無渴默化於荒  
忽之中候伺於毫髮之間雖聖智不及也是豈技與習之助乎  
二人者出道士曰少安須老先生至而問焉二人者顧曰老先  
生未必知也子往見蜩與雞而問之可以養生可以長年  
十四條者何言文也言文而有十四條者何象機也機最先  
凝神故首繫之專志專矣宜繭析故繫之深造造深而稍  
虛憍卽不空心故繫之祛浮浮削而稍中餒卽不賈勇故繫  
之養氣氣至而爲蒸爲鬱卽易耗精故繫之鍛鍊鍊極而爲  
奇爲高未免載鬼故繫之澹思思澹而境不曠使人局促故  
繫之移情情遠而神不遠使人沾滯故繫之絕囂囂絕無偶  
古人可寓故繫之摹古古今兩釋天機可復故繫之博趣趣  
足而天飛淵入雲興龍變或傷雅故繫之當家至當家而油

然沛然如水增波如雨入泥無痕無著一點卽化其神矣化  
矣故又繫之斲輪此真文章上乘禪也同上





從野堂存稿補遺



文貞公年譜

十世孫之銘輯

公繆氏諱昌期字當時一字又元號西谿江陰人也始祖全一  
公明洪武初由常熟小山湖橋遷江邑之東興里六傳至公曾  
祖怡雲公諱廷玉事親色養備至輯注盤谷序祖東渠公諱桓  
以明詩補邑諸生祖母氏桑父惕庵公諱炷儒隱有篤行母氏  
夏兩世均以公貴得贈通議大夫淑人

明世宗嘉靖四十一年壬戌七月十六日公生

先是夏太淑人產兩子皆痘殤公誕後產一子又痘殤公故以  
獨子受憐自提抱以至髻鬢太淑人撫之若掌珠也

四十二年癸亥公二歲

四十三年甲子公三歲

進退舉止有成人度東渠公顧視欣然

四十四年乙丑公四歲

四十五年丙寅公五歲



是年公妹生

穆宗隆慶元年丁卯公六歲

二年戊辰公七歲

人家塾讀書輒能明句讀

三年己巳公八歲

從惕庵公讀書計日修短為五程限

四年庚午公九歲

從惕庵公讀書

五年辛未公十歲

惕庵公聘孝廉夏茂卿先生樹芳為公師

六年壬申公十一歲

從夏茂卿先生習舉業日則就傅暮歸惕庵公篝燈親課讀書至先儒身心格要之言必為公莊誦之公端肅拜受更闌始寢東方初曙即喚公起雖暑夏隆冬課程弗輟

神宗萬曆元年癸酉公十二歲

仍從茂卿先生讀書

二年甲戌公十三歲

公文譽日起東渠公乃顧而笑曰吾向者惜學之未竟也今有

孫昌期可以竟學矣

三年乙亥公十四歲

應童子試縣令麻城劉鳳鳴先生諱宇泰辛未進士見而賞之高列

前茅曰是子幼乃具史筆

四年丙子公十五歲

應院試不錄是年春公庶弟西園公生冬十一月公祖東渠公

卒

五年丁丑公十六歲

家難起是冬惕庵公與公仲父澄灣先生俱繫於訟

六年戊寅公十七歲



春就童子試縣令詔安胡葵南先生諱士鼈丁丑進士大激賞拔第一顧問左右此子何家產左右以公父對胡公曰此其家當不惡何以有今日累因廉知其冤立上書白主審者蘇州理赫先生諱瀛事得盡嚼并根究其造孽者是年府試復第一院試拔取第四成諸生宗師為庶常陝西郭還一先生諱莊戊辰進士

七年己卯公十八歲

從惕庵公讀書

八年庚辰公十九歲

從縣令詔安胡先生讀書是年惕庵公患血證

九年辛巳公二十歲

成婚配氏李為贈太僕寺卿復庵先生諱果之女同難監察御史贈太僕寺卿諡忠毅諱應昇之姑母是年歲考十二名補廩生惕庵公病痿公謁四方名醫治之卒無效惕庵公手書命公曰吾年及知命患此沈疴真陰耗失豈藥石所能強起惟有息

機斷緣差延歲月耳自今以後閩內事汝母為政閩外事汝為政公再拜受命退而竊歎曰吾何以治生哉乃謀授徒為治生計

十年壬午公二十一歲

惕庵公命公復從胡先生讀書是年錄科十四名學使者蘄水李會川先生諱時辛未進士秋試應天胡先生激賞其場文以解首相期懸燈於署待捷弗果

十一年癸未公二十二歲

授徒里中得館穀以奉甘旨

十二年甲申公二十三歲

館里中

十三年乙酉公二十四歲

館里中是年科試二等秋公長子虛白生

十四年丙戌公二十五歲



館於家四方名士多樞衣受業如真常王子淵孟龔子暨公猶子尊素皆當時俊偉之士悉從學焉計館穀甚豐所得俱奉諸母夏太淑人以充家需太淑人手操管鑰公外持門戶是以惕庵公十餘年來臥起一榻絕無煩惱道經一函方書數帙焚香煮茗羅致花木以樂晨夕幾不知錮疾之纏綿也是年九月公次子純白生

十五年丁亥公二十六歲

館於家

十六年戊子公二十七歲

科試二等是年秋試應天房薦第一格於主者弗售房師為青

浦令南昌羅柱宇先生諱朝國癸未進士

十七年己丑公二十八歲

春正月公三子貞白生是年應觀風試閱卷者兩司理雲閒理永城李中石先生諱楠丙戌進士常州理江西張見庵先生諱鳴岡

庚辰進士署公卷云近試郡邑青衿獨子為快士翹楚矣二先生皆有非常之目是年觀風之卷實膾炙一時為士林傳誦公文名益起

十八年庚寅公二十九歲

受無錫顧端文公諱憲成聘延致家塾

十九年辛卯公三十歲

錄科第一學使者海澄柯立臺先生諱挺庚辰進士秋赴試應天不

第

二十年壬辰公三十一歲

館於無錫顧氏是年應觀風試取第一閱卷者常州理蘄水閔

翼虛先生諱廷甲己丑進士京口埋南城張新屏先生諱時顯丙戌進士

二十一年癸巳公三十二歲

仍館無錫顧氏三月公四子太白生是年夏公母夏太淑人患外證公歸東興延醫治之輒愈秋八月內疾復作煩懣食少醫



診之曰此噎徵也不治將深公驚且泣敬侍不離左右太淑人  
慰之曰吾自病血耗耳度不至是至十月小閒十二月忽劇猶  
強起秉理家事

二十二年甲午公三十三歲

家居侍夏太淑人疾是歲大比郡邑當錄士上督學公意不欲  
就縣試太淑人促之行曰吾聞病噎者不受食今受食非噎也  
汝不試予滋慙公強就試錄第一比試歸太淑人晝寢不起飲  
食不盡受摻藥進之亦輒逆公與弟妹抱首而泣太淑人諭之  
曰生非金石安得不死死等耳欲緩須臾以諗汝秋試而竟不  
可待然固命也但念汝又未起汝子姓漸繁以爲汝俯仰累耳  
孺子勉之失時無喪業得時無喪心卽吾在溝壑之中有餘享  
矣自是日漸劇粒絕不可復進至三月二日召公諸子於前以  
示公曰雖貧無棄學越一夕乃逝公哀毀逾恆

二十三年乙未公三十四歲

顧端文公削籍歸與高忠憲公諱攀龍闢講堂於東林公至錫  
山謁端文退而語同志曰東林諸君子有爲講學而有意立名  
黨錮道學之禁殆將合矣遂自錫山歸里課弟及諸子十二月  
營葬夏太淑人於本邑赤岸里西南任家橋乞趙文毅公諱用  
賢志墓

二十四年丙申公三十五歲

館涇里顧氏六月服闋中秋之夕惕庵公忽得便血公急歸視  
之見惕庵公神氣小異不勝憂惶是年錄科第六學使者爲南  
昌懷雲陳先生諱子貞庚辰進士

二十五年丁酉公三十六歲

春正月惕庵公病篤公敬侍不遑二月二日遺命囑公曰身家  
事在天身名事在汝吾何囑強爲善而已矣孺子囑畢而逝哀  
毀如喪夏太淑人十二月奉靈櫬合葬赤岸里乞吳郡王駕部  
諱士騏志墓



二十六年戊戌公三十七歲

讀禮家居文名經屢科房薦益起從遊者亦日益進汪大行邦桂盛孝廉世才同來遊學公龙器賞都柱

二十七年己亥公三十八歲

詔安胡先生守青州以公文示馮文敏公諱琦文敏擊節曰此館材也介胡先生聘致青州課讀子弟公往遊青州館馮塾者兩月與文敏情頗洽而文敏以少宰入胡公以稅璫罷公罷館歸臨別文敏券公必捷是年服闋

二十八年庚子公三十九歲

赴試應天中式第二十一名舉人房師為上海令西安觀我徐先生諱可求壬辰進士得公卷甚晚舉示同考浮梁赤石陳先生諱大綬乙未進士兩相擊節呈主考晉江黃先生毅庵諱汝良丙辰進士大賞異副考長沙莊先生冲虛諱天合己丑進士賞如之是榜多名士參謁時三師皆曰門生光座主矣公遜謝不能當兩都人士誦

公之文相聚歎息以為衣冠有異如唐之李邕矣

二十九年辛丑公四十歲

至吳門偕從弟西垣先生諱國維暨同年顧朗仲雲鴻赴京會試與朗仲定為石交以季女字朗仲季子是科公報罷西垣公成進士

三十年壬寅公四十一歲

在京師八月歸江陰

三十一年癸卯公四十二歲

課諸子讀書實園

三十二年甲辰公四十三歲

再赴京會試不第四月歸里是年二月公五子堅白生

三十三年乙巳公四十四歲

三十四年丙午公四十五歲

三十五年丁未公四十六歲



赴京會試報罷歸里往遊虞山至藤溪問顧朗仲疾適朗仲歿  
公憑棺哭之其家窶甚收其季子孔章而館之自藤溪歸忽忽  
多病

三十六年戊申公四十七歲

正月至藤溪弔顧朗仲喪為文設奠以祭之經紀其喪事並恤  
其家

三十七年己酉公四十八歲

讀書實園

三十八年庚戌公四十九歲

至京應春闈試又報罷歸里

三十九年辛亥公五十歲

四十年壬子公五十一歲

遊虞山

四十一年癸丑公五十二歲

自虞山至京會試中式第三十二名進士房師為禮部尚書會  
稽錢公諱象坤辛丑座師為東閣大學士福唐葉公諱向高殿  
試三甲五十四名館選第七名改翰林院庶吉士葉相國得公  
甚喜曰此人老名場終被我收拾門下也

四十二年甲寅公五十三歲

在京師供職次子純白隨侍京邸

四十三年乙卯公五十四歲

在京師夏五月有東宮梃擊之事御史劉廷元以瘋癲蔽其獄  
刑部主事王之案挾摛主謀御史劉光復主廷元議疏攻之案  
公為之評曰一御史以瘋癲二字出脫亂臣賊子一御史以奇  
貨元功四字抹殺忠臣義士之案竊以公言為徵廷元頓足曰  
繆官吏館安得司空城旦書耶吾屬他日無噍類矣此語傳而  
忌者眈眈

四十四年丙辰公五十五歲



給事中劉文炳憾公挺擊之議疏劾大學士吳道南遂陰詆公  
五月散館擬授檢討候旨久不下公具呈引疾懇掌院南昌劉  
公一燦代題方待勘結命下授職檢討時公已移疾出都門文  
炳恐其行之不速再疏侵公公已治裝南歸著丙辰涉錄

四十五年丁巳公五十六歲

家居杜門卻掃灌園課子夷猶自適內計忌者復修前卻擬疏  
攻公輩南昌劉公一燦力持乃免是年秋公庶母施氏卒哭葬  
如禮

四十六年戊午公五十七歲

課子弄孫讀書實園

四十七年己未公五十八歲

家居閒至虞山著己未涉錄

光宗泰昌元年庚申公五十九歲

光宗卽位八月改元起用建言得罪諸臣召劉一燦入閣一燦

及各知交節次寓書謂其才堪濟世不宜自甘暇逸會從弟國  
維移書勸駕西安徐公可求過毘陵勸公出山公始決計東裝  
九月光宗晏駕公得報痛哭伏地

熹宗天啟元年辛酉公六十歲

正月啟程北上公長子虛白從行三月抵都門旋補檢討四月  
到任拜官六月奉命充湖廣鄉試正考官舉士九十八人所得  
多名士聯捷者八人第二名文安之公尤器賞之次年安之入  
館選是科策論俱寓規諷語侵魏忠賢忠賢銜之以公負文名  
人望所屬不卽發十二月還京復命取道蘄水謁前江南督學  
李會川先生墓聞前京口理南城張先生時顯新喪迂道登堂  
憑其棺而哭之

二年壬戌公六十一歲

正月王化貞棄廣寧經撫之議紛紜靡定公時爲毋從毋騎之  
論會化貞上言臣願請兵六萬一舉蕩平熊廷弼亦上疏乞敕



化貞慎重舉止時葉向高當國化貞座主也頗右之廷臣惟公與給事中趙用時御史周宗建輩議與廷弼合餘皆右化貞令毋受廷弼節制朝會後周趙諸公共集公邸攢眉國事公曰經撫不和必誤疆事是時公長子虛白侍側承公垂詢具言控禦方略聞中董見龍壯其言有條貫即欲具疏薦聞公力止之及化貞平陽橋再敗向高狃於前議漸遠公矣二月充廷試受卷官五月題管誥敕七月補經筵展書官魏忠賢雖銜公而雅重公名會營生壙於玉泉山遣人詣公以碑文請公正色曰吾生平恥諛墓況肯爲刑餘辱吾筆耶忠賢聞之銜益切十月初九日轉左春坊左贊善左都御史鄒元標副都御史馮從吾建首善書院於京師與高攀龍輩講學公謂御史黃尊素曰都門非講學地徐文貞已叢議於前矣尊素應以公言規諫元標元標不能用尋被郭允厚等文章攻劾元標從吾並罷歸羣咸服公卓見十月二十九日廷遣冊封諸藩公奉命往河南之建德十

一月十六日出京十二月至禹州成禮藩餽無所受題請告假

回籍省墓

三年癸亥公六十二歲

正月自禹州啟行取道永城拜前雲間理李中石先生之堂二月還里舍祭先人墓十二月在籍起程

四年甲子公六十三歲

二月回京復命晉左諭德時魏忠賢驕橫已甚高邑趙南星爲冢宰號召海內清名之士澄汰品流塞絕徼倖公與左副都御史楊漣僉都御史左光斗日詣冢宰參預其議忠賢憚之於外事不敢大肆時忠賢督東廠用許顯純爲鎮撫司士大夫多被戕死六月工部郎中萬燝上疏顯攻忠賢罪狀乞加顯戮忠賢怒卽矯旨廷杖燝遂杖死公與楊漣左光斗痛憤曰不除此奴何以報國漣推案起曰吾必請誅此奴以報先帝光斗贊決之公曰非可草草夫擊內者只爭呼吸耳一不中而國事隨之況



今日內無承外無文襄可幾倖乎光斗默然又三日漣與光斗復過公邸商所以除姦者公謂楊漣風憲有責顯任糾劾但須慎重俟吾叩福唐後再定計議公素與葉向高師生誼厚往詣相府動以外廷公憤乞向高面奏乘機黜逐庶煬竈無地而中權默消矣計定而楊漣抗疏發忠賢二十四罪狀給事中魏大中御史李應昇等七十餘人復交章論忠賢不法公謁向高時湘州李公先在坐公正告以徐君則之惡大臣責也向高唯唯不決且曰楊君疏行難再得此小心謹慎之人在上左右公愕然曰誰爲此說以欺老師可斬也向高色變公徐起出語聞於漣漣怒卽欲發鈔公力止之向高內慚乃與禮部尚書翁正春合疏請勒忠賢閒住以塞謗向高又密揭請帝允忠賢辭出橐以示公公復書頌之書未有云直天祚國家假手於老師耳忠賢知揭大怒向高懼思有以自解者乃揚言此非出我意是我門生某所迫也會有言漣疏出於公手忠賢聞之怒甚漣疏中

有門生宰相語顧秉謙魏廣微見之恨甚遂以己意點摺紳一冊以葉向高韓爌及公與楊左等凡百餘人目爲邪黨以黃克纘徐大化輩爲正人進之忠賢俾據是爲黜陟及向高罷韓爌當國每事持正不肯媵阿傾心於公公亦盡言無諱激揚諷議頗匡時政忠賢外憚之內益銜之十月中旨黜魏大中罷趙南星高攀龍責南星等朋謀結黨韓爌力爲保護閹黨疑公爲之左右忌公者眈眈時忠賢特恨東林諸人羣小用事凡異己者皆指爲東林公每持正不阿羣小亦指爲東林十一月中旨責吏部侍郎陳于庭僉都御史左光斗與副都御史楊漣朋比並削籍公持榼相送涕淚言別長班跪阻公曰相知被逐可不送乎忠賢聞之愈怒時應推南掌院不下忠賢遣人到閣厲聲曰此人尚畱他送客耶會王紹徽編東林一百八人繫以宋時淮南盜宋江諸名目以智多星目公爲點將錄呈忠賢俾按名黜汰是月魏廣微矯旨分韓爌權爌乞休去國事遂大變公無所



依倚具疏乞假忠賢矯旨勒閒住十二月出京

五年乙丑公六十四歲

三月抵家杜門不出終日書卷翰墨自娛時朝中羣小並進善類爲之一空閹黨阮大鍼與左光斗魏大中有隙屬傅樾誣劾中書舍人汪文言交通尤斗等爲姦利下文言詔獄廷杖除名忠賢必欲殺連等坐以移宮徐大化教忠賢坐以納熊廷弼賄四月復鞫文言備五毒令引連等受賄文言忍死不承鎮撫司許顯純手作文言供狀楊連左光斗各受三萬魏大中二千周朝瑞袁化中各受一萬顧大章四萬卽日斃文言於獄爰書上詞連趙南星及公等十七人誣公受三千六月中旨逮連等六人下獄殺之南星及公等俱削籍旨下公知其禍不止也公自序中云代草之說深中於內吾安得免宜其有今日也又嘗語人曰北地之代洪洞者是其屬官耳使北地在詞林亦不爲洪洞具草況應山之疏多有可商使予摻筆應不如此若應山之

功之節雖百世可磨哉應山疏上逆知有今日也皆天也

六年丙寅公六十五歲

家居課孫讀書於實園及削職後忠賢憾不置二月於他疏劾公已削籍猶冠蓋延賓令緹騎逮問已又取蘇松織監李實空印牒爲疏誣周起元巡撫蘇松時乾沒帑金十餘萬日與高攀龍輩往來講學遂矯旨分逮同難者爲高攀龍周順昌周起元公與李應昇周宗建黃尊素三月初三日公得逮信卽拜別家廟初五日就逮抵邑邑令岑之豹閹黨也承望內旨先差衙役圍公第一見執公徒步至縣廨士民悲泣遮道相送邑令騶唱自若緹騎取道無錫由驛路至郡公舟抵錫山叩別高攀龍不及門遣僮從入白攀龍卽攜酌詣舟攀龍曰大臣受辱則辱國吾舊爲大臣焉能受辱公曰不就獄何以明志我必就獄以明志也攀龍開尊共飲從容語公曰我輩處常勝之局小人敗我輩勝我輩敗青史上畢竟我輩勝送之高橋之北揮淚而別至



郡初寓民家邏卒徧布至公署令更嚴出入知府會二雲諱櫻  
爲寬解之家人始得時進飲食旗尉索厚贈府議送百邑令議  
干無以應貸公次子純白變產償之開讀後禁止子孫哭泣公  
取故紙敗筆自敘其生平千餘言授諸子曰以斯示後死者敘  
尾云子無怖戀但義不屑以三朝作養之軀辱於狗奴猛賊之  
手耳入檻賦詩有句云一死無餘事三朝未報心從行者公長  
子虛白次子純白四子太白老僕張恩李應昇聞公就逮追送  
之毘陵抱首痛哭而別長洲周順昌以命服典數金遣伴馳毘  
陵驛贈二金踰旬而周李二公亦逮矣高攀龍知順昌就逮卽  
晨謁楊龜山祠歸與二門生一弟飲後圍池上及暮書遺表具  
衣冠自沈於池公過儀真儀真令牛鵬洲執禮甚恭北地諸生  
攜酒邀宿挽車哭送一路行人聞公姓名俱爲下淚公俯仰跌  
宕坦若平常四月初十日抵都知攀龍沈淵而死乃歎曰高存  
之可謂通達大體矣翼日下北鎮撫司獄許顯純授意獄卒公

手上比諸人獨加一杻實讎其代草也鞫時顯純拷曰爾江南  
才子如何與楊左往來幹此通天大事公曰漣爲常熟令卽相  
傾蓋光斗爲同年幸同臭味何能不往來實不知何爲通天大  
事又拷曰爾賊私從實招出公曰翰林冷局又素守清節賊私  
何處得來顯純兩問語塞因受榜笞極其嚴酷三次鍛鍊骨節  
盡斷膚肉不畱公並不作凄楚聲但曰二祖十宗有靈臣死無  
恨因誣坐賊三千貧不能應顯純受內意五日一比公不勝刑  
四月二十九日橐籠中傳出寸紙自是而絕五月二日獄吏以  
死上聞竟不知爲四月爲五月也出獄時尸骸漲滿髮蓬蓬覆  
面不可識僕張恩識其所著青絲細袴公諸子見之拊膺大痛  
斂時十指墮落捧掬置兩袖中事聞朝野氣誼之士靡不爲之  
痛哭其歿也獄中有白氣貫天閱五日王恭廠被災石飛木拔  
人咸以爲忠烈所感五月十日公諸子扶柩歸江陰抵家未及  
停棺追賊符下邑令承望內旨逮公諸子勒限追比窘不能辦



公門人常州府推官劉興秀捐俸協助始得釋免崇禎初詔贈詹事府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追贈二代如公官諭賜葬銀三百兩恩廕長子虛白戶部檢校二年閏四月給予誥命六月十五日遣常州府知府石萬程諭祭十六年營葬於邑之永安橋南顧山鎮與李淑人合兆旌坊學宮予諡文貞崇祀常郡先賢祠江邑鄉賢祠且賜公季子太白進士第簡授四川江安縣令

國朝康熙三十年江南學使時庵許公汝霖奏請建雙忠祠於學宮內祀公與忠毅李公應昇

年譜

從野堂存稿附錄

原任左春坊左諭德贈通議大夫詹事府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繆昌期并妻李氏誥命

奉天承運皇帝制曰朕聞世道泰變龍宣經國之猷天步艱逢千樹殉身之節我祖宗奕世養在而光岳鍾靈本朝爰有文學侍從之臣克以除奸死難為事睠言往躅哀不憖遺爾原任左春坊左諭德贈詹事府詹事繆昌期強學自厲秉德不回論道橫經著博文之譽紬書執簡存遺直之風遭讒遜迹於邱園眷主興哀於陵寢當其門下侍直時則闔豎借叢豺狼書踞於朝堂噬我善類鴟鳩宵棲於宮禁啄及王孫爾懷宗廟社稷之憂慨申戮觀尸朝之義抗言宰執不殉芻馬之嫌倡義同儕共效鷹鷂之逐及憲臣請劔之疏發而詞臣屬草之怨深始猶鉗錮於黨碑旋復張羅於詔獄嬰金鐵而斷肢體犴座之碧血如燐窮天望而極地藏江表之歸魂何日茲用追卹晉爾階通議大夫錫之誥命嗚呼孔氏之刑



書但懸筆削南史之討賊不避誅夷爾先幾除惡角鷲蟲而不程  
勇慷慨捐軀臨刀鋸而不辱命正氣還諸天地忠心鑿乎祖宗朕  
用揚爾德音永以著為臣鑒  
制曰忠臣之事主與賢婦之事夫也艱貞勞瘁相匹也實相伙况  
其捐糜國事漂搖家室而以幽憂罄女上下死生貴賤之際為情  
獨苦者乎爾贈詹事府詹事繆昌期妻李氏淑儀維則靜德可嘉  
鳧雁與宜夙著御窮之日丹華不耀尤高屏貴之風及乎夫子殉  
身貌孤奔難悍吏追呼於坐賄先人不保其敝廬而爾寧甘竄迹  
於田間不改晝哭之遺則允矣內家之範何愧一德之求朕既追  
念爾夫晉其階秩於地下豈其近遺爾德不以風異於後來用是  
封爾為淑人嗚呼翟裼鞠衣知爾不以易纓裏環經之痛雲封芝  
檢維余財以報明星風雨之勞

誥命

崇禎二年閏四月十九日

之寶

工部為欽奉明旨優卹慘死諸臣以彰皇仁以勵臣節事屯田清  
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准禮部咨該本部題原任都察院左都御史  
今贈太子太保兵部尚書高攀龍等卹典緣因奉聖旨這慘死諸  
臣高攀龍等俱著如議優卹該部知道欽此欽遵咨部送司查得  
慘死諸臣業經禮部擬請特恩加等優卹因復查高攀龍係實授  
二品文官例應差官送葬另行題請外案呈到部看得原任左春  
坊左諭德今贈詹事府詹事繆昌期摛文經國簪筆匡時藝苑久  
蜚英聲狴犴今存碧血既禮部題奉欽依備咨前來相應覆請恭  
候命下本部行移直隸常州府合將合用工料夫匠價銀照依後  
開擬定數目行屬派辦徵給喪家自行造葬仍委堂上官一員前  
去造墳處所依式督理造葬畢日將給過銀兩數目造冊奏繳等  
因崇禎元年七月初五日具題本月初八日奉聖旨是欽此欽遵  
擬合就行為此劄付該府照依勘合內事理遵奉施行須至劄付



者

計開

原任左春坊左諭德今贈詹事府詹事繆昌期係贈三品文官該造墳工料銀二百兩夫匠一百名每名折銀一兩共該銀三百兩

禮部為欽奉明旨優卹慘死諸臣以彰皇仁以勵臣節事精膳清吏司案呈准祠祭清吏司奉本部送吏部咨開原任左春坊左諭德今贈詹事府詹事繆昌期卹典緣因該本部覆奉聖旨這慘死諸臣高攀龍等俱著如議優卹該部知道欽此欽遵就送該司卽行直隸常州府支給官錢買辦祭禮香燭紙遣本府堂上官一員前去致祭仍將用過官錢開報本部并戶部知數毋得因而科擾便等因到司案呈到部擬合就行為此劄付直隸常州府照依勘合內事理一體遵奉施行須至劄付者

計開

一祭文

維崇禎二年六月十五日皇帝遣直隸常州府掌印官石萬程致祭於原任左春坊左諭德贈通議大夫詹事府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繆昌期之靈曰朕聞有用之學常處命而不渝無教之思及追論而愈定維爾邁俗文藝蓋代經綸慕古節烈而愾死生早占大志當父病革而親臨領已上移忠石渠然太乙之藜蟠腹鼎揆弘業慈慶觸靈光之瑟憤膺城社狐奸禍始發於一鳴斥不啻乎三禡此志終不屑雖醮士日猶暢所欲言此賊誓必除與同道期惟願得一當謀之師謀之友深心可告天知罔顧身罔顧家厚毒尤勤國恤十八日備嘗楚趣金石為流億萬年賴植臣網姓名常馥酒醴醕而酌地表節義於顏瀾靈其祇承副朕崇獎

一祭品

猪一口 羊一羴 饅頭五分 粉湯五分 果子五色 每色按酒五盤 鳳雞一隻 煤肉一塊 煤魚一尾 酥錠酥餅各四 雞湯一分 魚湯一分 降真香一炷 焚祝紙



一百張 燭一對 酒二瓶止

禮部擬謚揭帖

左春坊左諭德繆昌期直隸江陰人

擬謚文貞 道德博聞 憂國忘死

一擬文毅 勤學好問 強而能斷

欽點文貞

奉直大夫左春坊左諭德兼翰林院簡討贈通議大夫詹事府詹

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繆公行狀

曾祖玉 妣惠氏

祖桓皇贈通議大夫詹事府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 妣

蔡氏皇贈淑人

父炆皇贈通議大夫詹事府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

妣夏氏皇贈淑人

本貫常州府江陰縣東興里

天啟四年應山楊忠烈公劾奏逆闖江陰繆公在左坊羣小愬公於閣謂繆與楊厚善老於文學奏草實出其手闖銜之次骨是年推公掌南院疏閣不下旋移疾乞歸勒令致仕明年坐楊公獄詞牽連追贓又明年詔下急捕公公坐檻車取故紙筆敗籍記其平生使其子授予曰敢以是累後死者公歿予時時捧其書歎且泣曰予兩人同里同館同志同隸黨籍城西之亭北寺之獄行且從公而後何暇以餘生游魂理筆札之責乎後十年余又坐黨放逐家居久之喟然而歎曰嗟乎予于公乃今可以言後死矣其可以已謹按公諱昌期字當時舉萬曆癸丑進士選翰林院庶吉士丙辰授簡討請告歸里七年熹宗初補原官主湖廣省試壬戌升左春坊左贊善冊封建德王甲子復命升左諭德是冬勒致仕又三年而有逮捕之禍丙寅四月某日畢命於詔獄今上卽位詔贈詹事追及其二世而蔭一子入監公之先為常熟人居小山之湖橋國初徙江陰曾祖王父及王父皆為儒任俠修長者之行其父母



馴行孝謹。飭耕相敬。有古儀法。雖其聲名不出閭巷。而鄉之言家風者。歸焉。公少負雋才。邑令詔安。胡士鼂賞異其文。問知其父連染繫郡獄。立請出之。弱冠有盛名。遠方宿儒多摳衣受業。無錫顧端文公。延致家塾。端文前輩名家。公與之上下議論。才辯。蠡涌。端文無以難也。年三十九。舉於鄉。兩都人士聚觀。歎息以謂衣冠有異如唐之李邕矣。公與同年生顧雲鴻。鏃礪志節。以古人相期許。予從雲鴻識公於公車。雲鴻歿。經紀其喪事。遂定交。端文與高忠憲公。闢講堂於東林。公退而語予。東林諸君子。有爲講學而有意立名黨。錮道學之禁。殆將合矣。公既登朝。癸丑甲寅之間。朝論攻東林甚急。還觀其所爲。壹皆便文養交。蠅營狗苟。附時相。走私門。惡清流。清議爲害己。欲鋤而去之者也。公未嘗心許東林。而疾黨人。滋甚。每歎曰。吾惟恐人爲僞君子。肯與人爲眞小人乎。往往盱衡扼腕。形於言色。朝論遂以東林目公。公弗辭也。當是時。予以史官里居。羣小畏予之出。而忌公之翼予也。曰。必亟翦之。是將令虞

山速飛。於是嫉予者。亦移師向公矣。乙卯。有東宮挺擊之事。御史劉廷元以風癩蔽其獄。提牢主事王之案。挾摘主謀。御史劉光復主廷元議。疏攻省垣之右提牢者。公爲之評曰。一御史以風癩二事出脫。亂臣賊子一御史以奇貨元功四字抹殺。忠臣義士之案。釐以公者。爲徵廷元頓足曰。繆官史館。安得司空城旦書耶。吾屬他日無噍類矣。明年將散館。工垣劉文炳再疏。侵公公甫拜官。未上。移疾歸。又明年內計。公與予並中。蜚語南昌。劉公掌院力持之。而止。自時厥後。予兩人取次爲黨人。刻的黨人之忌。余甚於公。而其恨公而欲殺之也。尤亟於予。則以挺擊前議也。天啟初。逆閹已驕橫。殺光廟伴讀安。遂南昌福清葉公。召至公正告之。以謂內傳不可奉。顧命大臣不可逐。公三朝老臣。當以去就爭之力。遏其漸。無令中人手滑。福清迂其言。領之而已。又二年。高邑趙忠毅公爲冢宰。號召海內清名之士。澄汰品流。塞絕徼倖。公與高公楊公及桐城左公嘉善魏公參預其議。位置標榜。傾動朝右。朝右皆側目



授手怨詛交作楊之草疏也公密告左曰內無永外無文襄一不  
中而國家從之可幾倖乎左默然不應疏上福清言於閣臣曰此  
豎在君側小心一旦去之不可身得公勃然曰誰爲此言者可斬  
也福清色變而起號於人曰西谿欲殺我西谿公自號也福清口  
語籍籍流聞大內與草奏之說相應而公之禍不可解矣公罷歸  
未踰年劉廷元以副院入坐贓未竟旋被收考無何王之寀亦考  
死廷元者故所主風癩御史也被收日出就廳事邑令岑之豹遽  
前捉其手妻妾不得訣別惟聞銀鐺聲琅然撼版扉慟哭徐傳語  
慰勞而出闈既飲章捕公織閣實誣奏始上且有收捕五人後命  
公中途得之疾呼家僮曰虞山免矣喜見顏間忘其身之在貫索  
也詔獄死狀祕外人莫得知四月二十九日橐籥中傳出寸紙自  
是而絕五月二日獄吏以死上竟莫知何日也正統八年六月閹  
振殺侍郎劉忠愍公求忠愍之亡以二十一日二十三日家人始  
得聞其諱祭自二十一日後凡三舉蓋疑之也今公之絕命則未

知其爲四月爲五月也而其家遂以四月二十九日爲忌辰忌辰  
一也劉則疑之繆則意之亡於禮者之禮孰是而孰非均可以痛  
哭矣其斂也十指墮落捧掬置兩袖中蓋閹以草奏故屬獄吏加  
桔杵焉其它楚毒備至又可知也閹自以爲得甘心於公不知其  
代人操刀爲議挺擊者釋憾也嗚呼慘矣哉公天性純孝父未疾  
臥幕十七年午夜聞警欬惓惓若梓曰撞胷趣整衣立牀下執喪  
致毀踰禮覃恩再贈皆以制詞屬予肅拜請乞涕泫淫覆面也邦  
君大夫少受一言之知使車往來必枉道過其家哭其墓與人交  
推賢讓能救過分謗死喪急難爲之側席而坐作秀才時即以民  
瘼吏敝爲己憂邑令贓罪狼籍官舍并闕唐李嘉祐手刻詩句載  
以歸楚任滿營求保畱公移書遂之去江陰民比屋謹呼曰繆舉  
人活我癸丑上公車無以辦嚴刺促借貸幾不成行雅不欲以廉  
潔自喜曰此細事耳樂易疏豁不立厓岸少而讀書於所謂西谿  
者既貴誅茅種樹棲息其中度阡越陌與田夫牧豎偶語啣濡疾



苦爾汝相狎軒車造門意有不可直視旁睇手掇衣裾一揖之外  
忽忽不相酬對好爲人規切過失不少鯁避或其人護前諱短面  
勁發赤更刺刺不已信心而行衝口而言事過語闌如颯迴浪息  
都不省記而褊心之人驟而與之值者鮮不以爲深衷谿刻領有  
鱗而胷有甲也同年進士龔金醮會戚里接席觥籌交錯公至兀  
傲據上坐視殺馱嗅茗椀卒發一語舉座愕眙失色久之欠伸思  
睡顧左右取馬去坐客始叫呶相慶更酌盡歡闌談之方熾也士  
大夫或中立祈免公從眾中面數之其人赧而亡去公顧問曰彼  
得無未喻吾指乎蓋猶以爲有隱乎爾也嘗爲人撰制詞或訴之  
曰彼賣公去矣一日來謁使人尾其後追還其名刺而焚所撰稿  
於道衢行人走卒填咽聚觀弗顧也初欲梃楊疏其旣上也匹馬  
過從朝於楊而夕於左間弗往則雙藤以拒門往往離立長安道  
上停車拊馬戟手罵詈閹刺探已十餘曹公等故自若也平生不  
識酒醴不好歌舞客至設食糗資錯列餽餽雜進劇談極論移日

分夜客皆踣倚假寐公方整襟危坐如昧爽盥頰時摧情僞計成  
敗揣摩天下事不失毫髮几席戶牖之間多受人欺給瞪目顧視  
而已爲人謀周詳微密處分井然至於屏營箱篋籌算錢穀心慵  
手懶雖庸夫稚子皆睨而笑之口多微詞兼好諧謔就急徵行至  
毘陵驛舍緹騎抹首鞞袴猙獍植立與客談時宰詔附高邑狀俯  
躬起立低聲折支曲盡情態緹騎爲歡笑失聲其跌蕩盟噓紆緩  
可笑多此類也讀書爲文不事訓故不傍注脚聊且翻閱通曉大  
意穿穴解駁別出新理陶淵明書不甚解孟浩然學不爲儒庶幾  
近之虛懷下問自視歉然每語其門弟子弟勸學曰無效吾腹笥  
枵然爲貧子捃拾度日也嗟乎世之高冠長劍大儒臚傳者多矣  
其亦知公之自命失學者乃所以爲善學者歟公生於嘉靖壬戌  
七月旣望其歿也年六十有五娶李氏累封淑人生男子五人女  
子五人李柔靜仁恕有婦德痛公遇難蚤夜呼憤得疾驚惑不常  
以死李有姪曰應昇官御史後公考死所謂收捕五人者應昇其



一也考諸國史詞臣死關難惟劉忠愍一人後一百八十三年而得公天子既愍而恤之矣而易名之典猶有待焉或曰有尼之者也遡公之爲人篤於君親重於名節厚於朋舊慎於取予是其所長也勇於爲人急於疾惡疏於防奸忽於酬物是其所短也其所短者雖有深儲積怨吹毛索瘢亦不過如此而已矣而其所長者耿然著明於秋霜夏日顧猶有異議焉何哉忠愍以血裙葬公以墮指斂死無臭復歿無家息後先慘死冤動天日獄卒之殺忠愍者悔作逆天理事懊恨成疾未幾而死羅文恭公記其事今之士大夫讎公於死後曾不如忠愍之獄卒是何可令文恭見也恭惟甲令大臣應得諡者禮部廣加咨詢積核名實應諡而未諡者覆奏補給固非一人一時所得而專決也當都堂發議時予已罷歸無從奮筆彈駁謹撰行狀一通上之有司他日節行定諡廷辨可否庶幾可考信不誣謹狀崇禎八年七月望日舊史官常熟錢謙益狀

明史列傳

繆昌期字當時江陰人爲諸生有盛名舉萬曆四十一年進士改庶吉士年五十有二矣有同年生忌之揚言爲于玉立所薦自是有東林之目張差挺擊事劉廷元倡言瘋癲劉光復和之疏詆發訐者謂不當詫之爲奇貨居之爲元功昌期憤語朝士曰奸徒狙擊青宮此何等事乃以瘋癲二字庇天下亂臣賊子以奇貨元功四字沒天下忠臣義士哉廷元輩聞其語深疾之給事中劉文炳劾大學士吳道南遂陰詆昌期時方授檢討文炳再疏顯攻昌期卽移疾去旣而京察廷元輩復思中之學士劉一燝力持乃免天啟元年還朝一燝以次輔當國其冬首輔葉向高至小人間一燝於向高謂欲沮其來向高不說會給事中孫杰承魏忠賢指劾一燝及周嘉謨忠賢遽傳旨允放昌期急詣向高力言二人顧命重臣不可輕逐內傳不可奉向高佛然曰上所傳何敢不奉昌期曰公三朝老臣始至之日以去就力爭必可得也若一傳而放兩大



臣異日天子手滑不復可止矣向高默然昌期因備言一燿質直無他腸向高意少解會顧大章亦爲向高言之一燿乃得善去兩人故向高門下士也昌期尋遷左贊善進諭德楊漣劾忠賢疏上昌期適過向高向高曰楊君此疏太率易其人於上前時有匡正鳥飛入宮上乘梯手攬之其人挽衣不得上有小璫賜緋者叱曰此非汝分雖賜不得衣也其強直如此是疏行安得此小心謹慎之人在上左右昌期愕然曰誰爲此言以誤公可斬也向高色變昌期徐起去語聞於漣漣怒向高亦內慙密具揭請帝允忠賢辭忠賢大慍會有言漣疏乃昌期代草者忠賢遂深怒不可解及向高去韓爌秉政忠賢逐趙南星高攀龍魏大中及漣光斗爌皆具揭懇畱忠賢及其黨謂昌期實左右之而昌期於諸人去國率送之郊外執手太息由是忠賢益恨昌期知勢不可畱具疏乞假遂落職間住五年春以汪文言獄詞連及削職提問忠賢恨不置明年二月復於他疏責昌期已削籍猶冠蓋延賓令緹騎逮問踰月

復入之李實疏中下詔獄昌期慷慨對簿詞氣不撓竟坐賊三千五毒備至四月晦斃於獄莊烈帝卽位贈詹事兼侍讀學士錄其一子詔并予諡而是時姚希孟以詞臣持物論雅不善左光斗周宗建力尼之遂并昌期及周起元李應昇黃尊素周朝瑞袁化中顧大章皆不獲諡福王時始諡文貞

遺事

實園在祝塘東興里爲繆文貞讀書處文貞被逮時詩曰一死無

餘事三朝未報心南枝應北指視我實園陰

江陰縣志園壘

繆文貞昌期墓在顧山永安橋西有諭祭文

江陰縣志家墓

昌期撰繆氏族譜序自敘與枏茶繆氏同祖詳載繆氏家乘

東臺志

逆璫毒流天下搢紳最烈楊左六君子之逮爲最先未幾繆周七

君子繼之讀燕客目擊所紀拷掠之慘振古未聞起家詩書者乃

至此極然諸君子上千天象下發芝祥日星河獄豈偶然哉三尺

童子人爭誦說無不思觀其遺文是編則皆銀鐙後筆也 繆宮



諭自錄成於聞逮一俄頃妻子環泣叱勿亂我恐後無知我者遂  
不停筆得數千言嗚呼此何時也可不謂賢乎碧血錄序  
正德之年劉瑾橫甚矣文襄會有天幸權以濟事則內永為助也  
西谿繆公以應山為黃矢而以福清為內助機不密而害成膺此  
禍烈海內咸痛之今天子神明全恤襄公知公甚深嗚呼彼死公  
以黑獄者以為公竟死矣孰知公不死也哉吳郡野史  
碧血一編紀明天啟時死奄禍諸忠也前列其目自新建萬郎中  
燦以下凡二十有一人次載六先生遺書則應山楊大洪嘉善魏  
廓園常熟顧塵客江陰繆西谿無錫高景逸江陰李仲達也六先  
生之集世多有而此則皆被逮以後及獄中之筆也盧榮齋碧血錄題辭  
繆西谿讀書為文不事訓詁不傍注脚聊且繙閱通曉大意穿穴  
解駁別出新理陶淵明書不甚解孟浩然學不為儒庶幾近之虛  
懷下問自視歉然每語其門人子弟勸學曰無效吾腹笥枵然為  
貧子捃拾度日也嗟乎世之高冠長劔大儒臚傳者多矣其亦知

公之自命失學者乃所以為善學也與

錢虞山讓公行狀

天啟甲子秋冬間逆璫擅政屠毒播紳其門有五虎五彪五狗十  
孩兒二十小孩兒四十猴孫五百義孫之屬所讎怨多在江南乙  
丑六君子逮常熟顧副使大章與焉丙寅逮江陰繆宮諭昌期吳  
江周侍御宗建俄又逮無錫高中丞攀龍長洲周吏部順昌江陰  
李侍御應昇其時傳逮指名者尚有八十餘人緹騎之至必踞坐  
府署中檄有司徵逮者逮者至弗得見列諸械於署前皆耳目所  
未經如一銅摘摘人指立可折其他不可枚舉以是為號後索賄  
賄滿所欲乃開讀逮者至蘇周吏部因服待御邑令陳君至曰公  
稍了家事吏部笑曰使君大異人意聞江陰知縣岑之豹當繆宮  
諭之逮率兵快掩捕繆夫人欲一見不可得自稱在五百義孫隊  
中此近例也使君何異人意且諦思之吾無家事可了人變述略  
天啟六年織造中使李實以忠賢旨復坐講學聚徒與都御史高  
公攀龍御史周公宗建諭德繆公昌期御史黃公尊素李公應昇



俱逮治

吳晴巖  
街南集

點將錄者首曰天罡星託塔天王李三才及時雨葉向高浪子錢

謙益聖手書生文震孟白面郎君鄭鄞霹靂火惠世揚大刀楊漣

智多星繆昌期等共三十六人地煞星神機軍師顧大章旱地忽

律游大任鼓上阜汪文言等共七十二人

通鑑  
紀事

僉都御史左光斗卒於獄先是楊漣疏上魏廣微惡之時有謂廣

微者曰楊漣攻魏公波及於閣下公知其故乎曰不知也曰出疏

者楊漣造意者左光斗潤色者繆昌期也吾為閣下足了此事矣

廣微首肯遂與盟授旨於御史陳九疇發其端而旋以會推彰其

事復理移宮為傷孝垂簾為阿黨定策元勳為居功及再鞫改為

封疆誣以賊矯旨五日一比竟斃於獄

通鑑  
紀事

左諭德繆昌期下獄昌期湖廣典試策語侵魏忠賢忠賢銜之以

昌期負文名人望所屬不即發及楊漣二十四罪疏昌期為之屬

草忠賢深恨之昌期往告葉向高以清君側之惡向高唯唯昌期

色變而出韓爌當國頗信昌期益持正議及爌去趙南星高攀龍

逐楊左削奪昌期日慷慨置酒餞別忠賢愈怒使人詈於朝曰昌

期何人尚留此送客耶昌期請告忠賢矯旨勒閒住忠賢嘗營墳

於玉泉山遣人詣昌期乞墓碑昌期瞋目叱曰吾生平恥為諛墓

豈肯順當旨耶客曰身履虎尾不畏其噬乎壽寧事可鑒也昌期

大悲曰壽寧曾困李獻吉今日壽寧安在忠賢聞之怒益不解至

是起大獄與周順昌同詔獄為許顯純所斃

通鑑  
紀事

余少時讀文貞公之文習知公之行事私心嚮往久矣今始得登

其樓睹其遺墨并識其曾孫茂才文碩字甲山其樓則公所讀古

著書及所友四海之名人節士抗論天下是非處也其遺墨則方

公被逮時倉卒屬草詳述其生平知己之感與所以得禍之由而

無一語及私事者也其後人則文章斐然舉動端雅不愧為名賢

之裔者也斯三者於我嚮往之心不既大慰矣乎甲山出紙索書

書此歸之并以質之公之從孫歌起

長洲吳愉  
書實園中



余知識之年侍先大夫獲聞古今忠孝節烈之事奇偉之人私心嚮往之至前明天啟之世中朝士大夫罹逆閹之禍駢首詔獄不睹天日極撈掠鉗灼之慘九死而不悔其堅貞之節浩瀚之氣眞足塞兩間而橫四海正未可以生死之故悲之矣丙戌春余奉命視學江左來蓉城始讀從野堂落落齋兩集繆李兩先生之梗概悉見於此矣說者曰文貞無君職可以無死而必出於死者曷以故又謂楊忠烈劾逆魏二十四大罪疏定出於文貞之手此皆不足以知諸君子者也疏盡出於文貞無損於楊疏不出於文貞亦無損於繆諸君子所日夜圖維剖肝瀝血而談者何事苟有利於吾君言之而得行亦何別於彼此哉且夫文貞之心一忠烈之心也文貞忠烈之心一諸君子之心也而又何閒乎蔚州魏學誠雙忠祠碑記

雙忠詩者爲官論繆公昌期侍御李公應昇作也二公皆產澄江俱登有明萬曆進士繆公字當時與楊大洪及左趙諸公相友善天啟辛酉典試湖廣論題程文皆觸魏璫怒又大洪劾忠賢二十

四大罪疏傳聞出公手矯建詔獄慘毒備至但呼高皇帝之靈而已竟死獄中年六十有五斂時十指墮落其子捧掬納之袖中閤者痛絕崇禎時予諡文貞錢塘陸雲士雙忠詩序

先文貞赴逮舟抵錫山叩別高景逸先生不及門遣僮從入白先生卽攜酌詣舟從容語曰我輩處常勝之局小人敗我輩勝我輩敗青史上畢竟我輩勝此與李仲達公伯察文章君子有時爲小人尼而人無時不爲天用小人者第乘除於君子之命中者也語語吻合蓋皆出言而躬逮之者也魏廓園先生乙丑四月二十四日就逮周蓼洲先生候送吳門同臥起者連日夕景逸先生侯於平望之南又送之無錫高橋之北魏公記其言爲高橋別語季

太白謹識

工垣李映碧名清爲諸忠臣訟冤請諡錢虞山張靜涵慇懃少宗伯管誠齋主持甚力故於熹廟擊閹一案以先宮詹爲弁冕遂得俞旨予諡文貞孫疇敬紀



交遊翰墨一帙係吾大父先文貞之同學同朝及親故門下士與公往來手札也時逆璫羅織百端凡論國家大政及官府要典無不以白爲黑以曲爲直一時有關係之簡牘吾伯叔吾父惟恐禍勢蔓延俱付煨燼今所存者僅千百之什一耳况人品不齊初終易轍者間亦有之聊存之以想其厯略云爾翰墨跋

大父先文貞於天啟丙寅三月初三日得逮信初五日就逮四月初十日抵都翼日下北鎮撫司獄四月二十九日橐籥中出寸紙自是而絕五月二日獄吏以死上聞竟不知爲四月爲五月也此痛前古未之有也公尸出獄時骸漲髮蓬蓬覆面不可識僕張恩識其所著青絲紬袴此痛更前古未之有也惟乙丑丙寅諸公有之今以四月二十九日爲忌日世世子孫痛定思痛痛如新也畿泣讀顧伯欽先生獄中雜記云一入詔獄聲息俱遙聞不能覲面是卽死也何天玉云在詔獄寫單索飲食於外譬如祖宗之顯靈傳單而進謂之菜帖譬如子孫之祭享真獄中實錄哉孫繼敬紀

明季天啟卯辰之際逆璫爲禍我大父先大參謝病家居曰我母抱柏舟之節孤子不可以身許人食人之祿而不謀其事非忠也願以身隱我伯祖先文貞則與楊魏諸公力擊大姦有死無二故先大父以孝聞於朝賜坊節孝先伯祖以忠死於逆璫之手易名優卹一時輿論稱之以爲忠孝一門難兄難弟也從孫形與江陰周大令書

吾家世傳忠孝前明諡文貞西谿先生以劾魏闖論死當廷杖時十指皆拶斷猶於獄中懸血書遺屬勸子孫毋忘忠孝嗚呼偉矣文貞之忠節名垂不朽士大夫稱道弗衰余故備述之以爲家法云仁和族後學之瑤

先文貞家居時采室公請畫工圖小照公不許至今相傳貌如桂林一枝癯而長面色如象牙眉目秀睛黃潤齒少露今雙忠祠中塑像與所聞殊不符俟倩好手以老二房所藏先文貞祖父兩代遺像規撫其骨格而文秀有加庶幾得其髣髴耳曾孫思勃敬紀

先文貞之被逮也李忠毅送之毘陵而別長洲周忠介以命服典



數金遣伴馳毘陵驛贈二金並贈吳江周忠毅亦如之踰旬而周  
李二公亦逮矣先文貞貫索就道郡守二雲曾公雅與東林同臭  
味捐俸飽緹騎欲械繫少鬆時奉命隨行者為四叔祖太白及老  
僕張恩既至驛舍見者莫不流涕而先文貞俯仰跌宕坦若平常  
當日情狀允宜垂示來茲勃恐日久漸忘子孫無以與感爰倩友  
人顧二癡圖其大概庶千秋忠藎之氣朋友之情栩栩楮墨間觀  
者當如睢陽之髯文山之膝毛骨俱竦勿徒以傳貌例觀之也  
曾孫  
思勃檻  
車圖跋  
謹按先文貞與楊左諸公請旨予諡俱係吏部驗封司郎中徐公  
名大相一手主稿范陽鹿乾嶽先生為先大父亟稱之其序同難  
錄亦云徐公於十餘載後猶有餘痛公之血性尤為肫至甚矣忠  
烈之感通無間於斯人也為子孫者可一日忘天高地厚之恩也  
與元孫義  
持敬紀  
前明天啟六年三月初五日先文貞與周公宗建同逮四月十一

日下北獄先文貞獨加手扭以代草故也四月二十九日橐籥中  
出寸紙自是而絕五月二日獄吏以死上聞初六日天變王恭廠  
順成門等處火災尤烈人咸以謂義憤所感云  
元孫說  
敬紀

贈答

送當時詞丈奉使冊封兼寫別懷

王戌差建德王府冊封

福清葉向高

使節新看出洛京寒風淒動故人情綸屏十載終無補詞苑千秋  
舊有盟雨雪關山今日去干戈世路幾時平自憐衰病還留滯漫  
擬歸來賦已成

寄懷西谿論德時傳聞應山疏出西谿先生手

顧應琨 春田

客心日夜映江清賸有酬知氣未平聞道漢庭橫密網豈容山老  
卽歸耕新愁望闕黏天闊引我看帆信葉輕一疏功名殊不薄且  
畱初服慰同行

春日送繆當時被謫南歸

蕭士瑋 伯玉



正好留連日翻為惜別人憐君愁對酒作客怕逢春芳草迷歸棹  
嘯鶯傍逐臣東風如有意莫遣柳條新

飲西谿實園

桐城左光斗浮邱

寂寞稱山居雲深欲染除閒情惟種樹樂處好觀魚鳥狎忘機外  
人眠一醉餘更多賢子弟揮塵聽吟書

實園賞花

并引

梁谿高攀龍存之

世事可虞得與諸公把酒看花幸矣更冀明年此日長共此花  
詩以祝之

春風無恙一登臺猶見桃花滿徑開無計可留花再住明年花發  
約重來

李仲達書

己未

諱應昇字次見諡忠毅邑人

自別台顏後以九月望抵都門晤諸相知皆急問還朝之耗計閏  
月中定得侍色笑冬寒暑短不如早發為便也此中議論正是清

明一二伏莽彈擊以去即南中閃爍今已去其大者想邸報俱已  
入覽福清行志自不得遂第聞蒲州談信聊城故福清深以為憂  
主上神明而內憂未杜激之不可緩之不可所猶可為者大璫雖  
得志亦畏外庭之議使交關之人去則清明之象可長保也應昇  
初至無所知識塞白之後行觀先後緩急之宜要不足當一臂碌  
碌為愧如何如何新總憲屬之司寇新冢宰屬之總憲俱可謂得  
人副院將借重李懋明矣近惟點陪之舉一箭雙鵰為小人播弄  
機關聞總憲深為主上所器重可無憂此覆轍耳此中之事大都  
止此家中之事望斥讒搆之言使應昇得免三千里之憂姑丈仁  
人厚德骨肉一家不妨直吐肝膈想長者必能俯原

又乙丑以前

射斗不出蓋有所用之參領之人則意見夾持之力而冢公平等  
之見也聞冢公欲救大獄意甚切至但選司得久留意兄大可有  
所挽回若應昇固聽其所為即題差不下尚有例轉可以脫身不



必慮也順德守昨晤意兄云已推杭嚴道矣此外俸資有關中一  
二人雖不甚知然意兄所舉決無差將更計之若得毛公祖往彼  
題畱舊者尤妙將面聳之也縣公亦有關中之人總以意兄所知  
爲據耳胡父母題事渠云無難總不誤何芝嶽請告而著冠帶間  
住劉念臺請告而革職奪誥又最好看者新副院一日而上十疏  
十疏以淮撫爲主而攻高邑梁谿渭南安邑甚毒并及梅谷止敬  
廓園諸人恐必有所處分然似爲楊左陳寬而有汎汎波及之說  
則不可解此行後新事也  
又乙丑

台車一出都門光景日復慘急然亦謂去此一官他無所憂乃應  
昇至辱及於親雖幸生還了無生趣至姑丈之波入彼案尤令人  
扼腕一路尋問消息杳不可得直至京口得見邸鈔至四月望矣  
然亦未有招疏不知何樣羅砌過郡城鄭堦陽來彼甚爲懸念據  
云聞十五人中毛禹門最輕乃六千然亦係傳聞之言其餘相去

不遠恐未必的也以理度之總數豈應過十萬則分之定無如許  
如廓兄四壁蕭然此局豈有完理耶天悟聖明再得如賈彪之西  
行則定有解法否則無了時也今姑靜俟之間撫公已到儻可託  
蓼洲諸兄一覓的耗并商量處法耳禍患之來惟有順命憂之無  
益想長者自有達觀應昇亦驚魂未定深坐井底思之茫然淵孟  
久已到家亦可僥過一商也初得抵舍紛紛夢夢先此奉候諸容  
續佈希恕草率之罪霍鍾兩疏附覽  
門人文汝止書

名安之壬戌庶常湖廣

安之敬稟春莫得老師入山之信不勝驚愕繼見十九人疏諸君  
欺上枉下不畏鬼神若此是尚可與同盤而食乎二媪世界滿眼  
豺虎苟獲稍寬一分卽是厚幸從來意外之禍以爲讎猶有程量  
出於忌則何所不至也應山三君子忽焉沒矣眼見國是倒翻黑  
白莫辨憤懣之餘付之歎息老師冰玉聲價所云奴隸亦知其清



白者也日者新參元老舉動必有過人彼蒼豈長寐耶安繳節之  
限原訂首秋以傷暑中途請告今幸邀旨沿途調理也楊兄還肅  
此上侯福安安養痾家園意圖買舟東不得晤清光惟老師照鑒  
不盡諸世兄未及另啟以楊兄艤篙索書據案草上敢乞申意重  
陽前三日

錢虞山書

諱謙益字牧齋晚號蒙叟江南常熟人

士光之下獄也拷問則北司為政爰書則徐楊馮霍為政光五毒  
備具不屈折一字真烈士哉然而獄辭具矣初以移宮為案已而  
悔之再問則以救熊為案而塵客不免矣獄辭既具銀鐺四出而  
光立斃矣不及塵不能以救熊殺諸人不追贓不能以受熊賄定  
罪案不斃光則恐他日廷鞫置對之事尚有翻覆也諸人之死必  
矣可傷哉可痛哉然與主上何與哉初訊時諸人不欲及兄而獲  
免也以北司東廠有兩年斌暗為地也涿州曰不及繆則代草之

說為無根矣削片紙授北司曰不及繆諸君皆當得重禍北司唯  
唯僅列名於某人等不及救熊案中者兩年斌之力也若入熊案  
中則亦與諸公俱入春明矣危哉危哉兩年斌者其一不數日而  
逐去其一則兄之所識也逐去大有保全其綫則自我發之既逐  
矣而不致憾於我義士也兄家居當萬分謹慎兄舌快喉痒必不  
可忍耐然世道如此不惟處末世又遭殺運獨不能少耐口舌保  
全性命乎弟不足惜獨不自為老頭皮計乎兄將出國門弟相戒  
勿言為內璫所逐兄頗以為然而不自禁也逢人絮話汲汲自白  
其語頗聞於內今之不逮者幸耳可不慎哉塵兄可憐可痛諸君  
當日攘臂救熊不知是何主意卒以此起大獄賈殺身之禍然無  
忌欲殺熊而不免兄力救熊而免天道又不可知也吾當昌言於  
朝剖明此一段公案耳弟在此不得抽身如坐鍼氈苦不可言度  
秋間方可行然亦必有人送行不待我費力也北人初上混混今  
將燕齊世界全化浙脈者博陸一人耳此字託益吾寄呈



第一行旁註 霍疏翻三大案內鬼喜曰外廷公論如此鬼未嘗不借重公論也

第五行旁註 逮魏顯者一掌科一掌道倡言強擊璫者也瑞自此死心於諸人矣

第七行旁註 以人事言之萬死無一生也天則不可知然

第十一行旁註 雖有十五人追賊之旨然兄名不實無賊也放心放心如有賊則必逮矣此中大費苦心

第十三行旁註 子牙之媼也子牙亦自此貳於涿州矣

第十五行旁註 錫山二人全得此君之力

門人夏時亨書 孝感縣人辛酉舉人 途問閱邸報驚聞吾師泉石有盟二疏為友且愕且喜莫知所云及逆旅與汪生班荆頗悉本末東漢之世復見於今我生不辰逢此百憂爰爰之章三復欲涕矣願吾師履晦處順待時之清以蒼

狗浮雲付之度外行誼事業付之千秋彼蒼者既克有定於老師果有毫髮損焉否也辛酉門人獲捷者又五人雖未盡連茹然皆師慈所最獎借者七子依依邸舍南望宮牆相對淒楚何時復瞻色笑負牆請益如曩疇乎因關使之便緘託長玉兄轉上慰非專使未敢深言別陳大兄札中臨楮耿切

錢御冷書 五 諱士升嘉善人

初得台翁請告之旨錯愕歎詫以為怪事自謂亦足殺其怒矣不意愈愈愈酷一至此也舉海內正人君子斥逐之逮繫之不足而以一賊字羅織而浮鱗之嗟乎是尚有天日哉所幸初招情節於諸君子無甚指實而台翁更脫然不著一語且事屬撫案移文之後彼此觀望累月經年方可結局名義至重鬼神難欺一時人心未必盡死則台翁亦可以自信自慰矣獨被逮六君子當此酷熱踉蹌就訊性命真如一絲即天下自不乏有心人至此萬難著力



惟默顛彼蒼叩心搏額而已廓園兄受逮之日敝邑士民奔走號  
哭於庭者數百人緹騎見之亦爲泣下而廓園處之泰然神色不  
動真鐵石男子哉官校亦稔聞其貧無甚需索所費止四百金獨  
此後橐篋正須料理耳魏公子隨行得周蓼洲年丈遣幹護持可  
謂千古高誼聞此時長安邏卒四布覆巢之下恐無完卵廓園亦  
深以爲危定議藏身郊外不復入城就中呼吸亦有綫索可無厯  
台翁苦心也士升任逸已久榮進轉頽况當鈞黨彌天之時披髮  
入山猶恐其晚褰裳而就愚者不爲比者同文一獄士升兄弟俱  
在鈐網中不知士升何以獨脫恥不與黨竊比古人知台翁不以  
門外漢闕我也正擬走价奉候適使者之便附佈衷言不盡幅臆  
高景逸書 丙寅以前

諱攀龍字存之諡忠憲無錫人

世事至此吾黨亦與有過是誠有之然使所行合宜亦不過遲速  
之間天生此輩人決要作此等事決不虛生此輩人故氣運有定

吾輩自反無窮也以翁文忠肝義膽當戶之蘭必刈夫復何疑丈  
夫志千古何屑計一時若翁丈卽一時亦榮歸矣卽擬躬候以病  
未能且惡雨腐麥民分必死盜賊塞野所在戒心但思閉戶耳先  
祖父制文想以付五知當此之際用寶未敢必也小僕附仙鶴今  
在何處乞示知之思見甚切先此上問種種俟面未悉  
久不聞問知道況佳也翁丈無所誣坐聞當事者反欲微波果否  
近都下盛傳姑蘇詞林作六臣弔忠文此必有人傾文姚二老者  
翁丈聞之否劉念老書來且欲約同志爲大會以弔忠魂正落其  
網中弟力止之矣當此之時閉戶謝客乃正當道理反有以爲非  
者弟誠不知其解也有聞幸示之

又 丙寅正月

新歲翁文福履俱新矣春旦爲翁丈筮得一卦如別紙閩中朝定  
黨人碑亦事之不容已者不足異也草草不多及

又 丙寅二月



弟居湖干久不見報未知外患何如黨禍有限外患無窮外患成  
吾黨求爲黨人不可得矣來月弟有人候趙師向奉教敢以聞有  
新聞幸廣孤陋

哀輓

輓當時繆生二首

江陰夏樹芳茂卿

忽漫居諸五十霜昔年鉛槧寄芸窗爾方舞象能攄藻我亦雕龍  
蚤擅場兩地升沈迷去住各天消息暗行藏祝予感歎同遊子請  
室何由趣飲章

策馬重來到闕莊沈寥秋氣轉悲傷芳蘭自怪偏當戶神劍還嫌  
太吐芒老去艾齡登虎觀竭來棘路歷羊腸游魂漠漠三千里誰  
哭纍臣楚些章

聞西谿先生凶問走筆四首

顧應琨

連牀風雨話淒其到死曾無語及私也料出山同小草敢云危廈  
竟難支游來和藥身何贖爽懼貽書事已遲從此普天寒食淚石

泉新火自低垂

垂白蒼茫一老生眼穿西北淚縱橫常依廟社紆深略不借文章  
起盛名冤悒重扉悲自語忠魂幽壤笑相迎心知有恨還天上祇  
恐人間氣未平

憂深晚歲欲歸安手種雙松聽翠寒太息榮名餘杖履暫時親友  
慰盤餐官清早解拋除好舌在終疑閔默難千古侍臣鞭血地空  
教人自矢儒冠

尋常披豁自天真投老何方可療貧山寺孤蹤陪野衲江樓清夢  
赴同人深知此道終能久預恐他生更結因欲問臨行消息好夜  
臺無路獨傷神

弔宮諭繆生西谿

夏樹芳

有美天靈握絳螭長身鶴立風骨奇牛鬼蛇神騁文轡游登金馬  
然青藜倏忽猾人起詔獄無端執法囊三木不堪再讀黨人碑智  
者吞聲愚者哭吁嗟平成連未死牙先喪大江人立彌天浪



弔繆宮諭

并序

高陽孫承宗 稚繩

余不敢以先輩接宮諭即宮諭謹接余每坐傾日多節誼正言  
乙卯五月六日事宮諭持議甚高余救何司馬諫草有不可不  
問不可深問語宮諭以為然自是余兩人遂不容於諸要人其  
後按大罪二十四疏以為宮諭任之遂殺宮諭且將及余蓋自  
官府盤互而忠死者藉藉死不同要於死忠也魂一變成虹血  
三年成碧慘矣烈矣當踞高踏厚時徒悵悵於令咫尺誰為嬌  
意一舒怍怍者況其叩九齒而祈焉聖明御宇忠直為昭亦既  
念忠矣遂為忠詩二十五其人隨筆次不次第其人故詩不必  
盡其人人不必盡其事

忠貞繆宮諭秉節入承明白髮縱橫下丹心慷慨生自來憂社稷  
誰復計身名死謝髯鬪老無煩老婢聲  
痛詔獄繆宮諭之死詩以弔之  
張維斗  
黷黷天光日欲低忠魂草刈夜鶻嗚可憐十斛菘弘血博得將來

兩字題

江上宿繆西谿從野堂故人及諸郎君置酒感歎而作

虞山錢謙益 牧齋

瓦鏡布髮野風吹碧血銷沈山鬼知兩字銘旌還有日一棺窀穸  
尚無期下盃笑語追筵几戍削衣裳憶履綦老淚縷縷揮不得江  
天雲溼雨如絲

江陰劉巽

過繆西谿先生實園有感  
一代忠臣里經過沃淚痕清流還繞宅喬木自當門父老懷芳躅  
林亭識故園有堂開從野遺集共誰論

常州徐桐 嶧山

建中靖國詔改元同文獄起朝野喧東林黨禍更慘烈甘陵洛蜀  
俱煩冤吾鄉錚錚繆與李勁節鴻文振南紀握手歛歛送逐臣此  
言可斬良有以呈秀款門拒勿納廣微倚窟怒切齒媚奄構難誣  
坐贓身填牢戶酷掠死白髮青顏兩丈夫浩氣磅礴凌雲衢君山



峩峩江水闊英靈鬢生髭鬚

謁雙忠祠弔繆文貞

烈烈楊忠烈披鱗折殿楹憂時號莫夜嫉惡氣縱橫黨禍甘同死  
仁心喜共成虎彪伸大戮冥報見精英

讀崇禎元年愍忠恩詔不覺中夜起舞繼之以泣爰成長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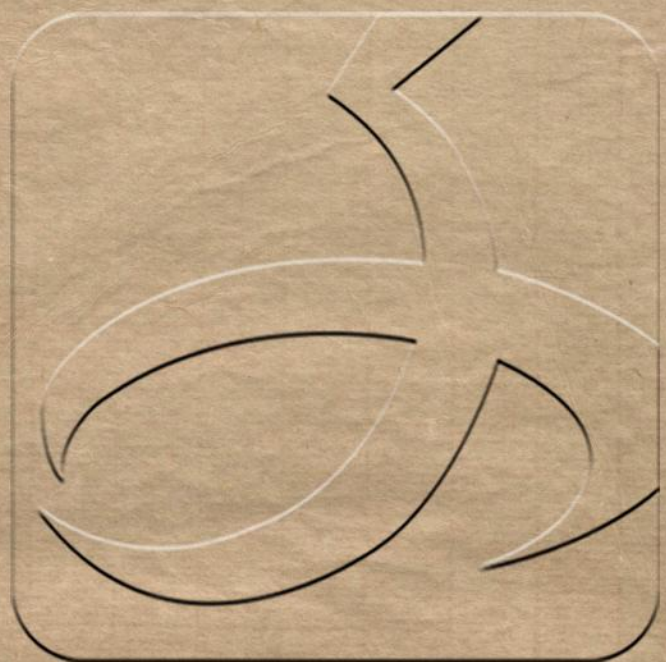
錢塘陸次雲雲士  
五世孫紹祖夢熊

無端異代感蒼茫一讀綸言淚萬行獄產芝英偏有劫廠延火燎  
殆非常普天義憤讎如洗入地忠魂骨亦香況是仍雲聯一脈短  
檠吟罷吐雄芒

從野堂存稿附錄

右從野堂八卷明繆昌期撰昌期字當時江陰人萬曆四十一年  
進士官左諭德罹璫禍死詔獄崇禎朝賜卹弘光時予諡文貞事  
蹟具明史本傳先生大節凜然文筆亦樸實淹通可傳可讀亦不  
盡以人重集中愛君以周公為法論國之元氣論湖廣鄉試  
策程文均直指時政毫無假借京房之直言劉蕡之讜論未敢多  
讓當其下筆時早已置生死于度外故得禍亦最酷此集初刻在  
明崇禎丁丑子虛白編成詩文八卷再刻在雍正戊申五世孫詵  
刪存文集二卷三刻在同治甲戌十世孫之鎔重訂詩文八卷三  
編各有不同而崇禎本最為完備今以崇禎本為主以雍正同治  
兩本校其得失擇善而從崇禎本所無者則為補遺一卷崇禎本  
最少江陰夏彥保從里中粵東兩殘本彙錄成書雍正本系葉氏  
敦夙好彙臧書均非易見同治本刊于海陵版式最陋編次無法  
有遺事有贈答有哀輓有圈點有評語原跋云從鈔本出恐系當  
時家藏初稿決非贗筆謹將遺事贈答哀輓年譜附刊於此而圈





點評語未便刊入先生之集亦最爲完備矣光緒丙申春正元夕  
武進盛宣懷跋





